止堂集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止堂集

(二)

彭龜年撰

止堂集卷五

奏疏

應詔論雷雨爲災奏 紹熙五年十月

臣伏准吏部牒。錄到十月八日詔書。以雷震非時。淫雨爲災。推尋厥咎。未知其繇。凡臣僚有過失。朝政有闕遺。令臺諫侍從各條疏以聞。臣官爲侍從。職在論思。不待訪對而可言。況有詔書之明旨。豈有默而不言之理。臣不負恩。臣不知陛下此詔。果實事耶。抑止虛文耶。果爲實事。則陛下卽位之初。嘗詔求直言矣。今四方之言已交公車。其間及陛下之過失。朝政之闕遺者。必多有之。未聞略加採擇。見之施行。則今日此詔。臣恐未免如前日之虛文爾。若以虛文事天。天豈可感乎。臣聞慶歷中。災異數見。一時宰執嘗謝過上前。仁宗諭之曰。不須謝過。但自行事。時范仲淹爲參知政事。退而條具應災四事以上。皇祐中又以星變。內出手詔十二條。令中書門下樞密院于軍國庶務中推求實事。有合更張振舉者。密具以聞。于是文彥博等請日舉兩條合更張振舉者。委曲面奏。所冀言之必行。行之必當。祖宗應天以實如此。臣謂陛下今日當先博採應詔之言。取其條上之事。責之大臣。以次施行。如皇祐故事。則自可應天而消變。雖不爲此舉。臣亦以爲可也。劉敞嘗謂三公之職。主和陰陽。議臣之任。主明天人。陛下當責三公以其職。使之陳陰陽不和之理。當責議臣以其學。使之明天人相與之際。此誠知治體之論也。陛下儻責實如此。則臣安敢以虛文

應詔。陛下儻徒事虛文。則臣雖以實對。亦無益爾。是以臣先以責實望陛下。而後敢言焉。臣聞之宋祁曰。災異之發。政教之本。在朝廷君臣之間耳。其他瑣瑣細故。誠不足以當陰陽之不和。議天人之相與。今明詔所及。止于上躬過失。朝政闕遺。蓋知當務之爲急。臣敢據是二者。參之災變。爲陛下陳之。夫天之鼓舞萬物者雷風也。君之鼓舞萬民者號令也。天有雷風之變。乃爲人君號令之應。雷爲天地之動物。最爲不測而難信者。然發以二月。收以八月。人事候之以爲節。未嘗爽也。故萬物因之以動蟄而無病焉。若當收而發。則誤物多矣。陛下亦當因雷之非時。而反求之號令之間乎。陛下與大臣恐不能辭其責。陛下自卽位以來。好出御筆。陞黜之間。多爲不測。若示人以聰明威斷。其慰人心者。固時有之。而動人心者。亦不少矣。陛下抑思人君據天下之利勢。一喜一怒。繫萬物休戚。而使人不可得而測。則人其能自安乎。當人情求安之時。而反使之有不自安之意。殆非初政之美也。司馬光嘗告神宗皇帝曰。陛下好于禁中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夫公卿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而不賢。或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爲欺罔。若弄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于私門。怨謗歸于陛下。此光體要疏中語也。陛下向在潛邸。固最愛此疏。豈今日乃忘之耶。陛下誠以光之言平心熟誦。反而思之。則今日之舉爲是爲非。可以坐決矣。臣故以號令不測爲陛下之過者此也。壽皇聖帝因山之舉。國之大事也。始卜稽山。大臣以爲土薄。復卜亦山。太史又以爲不吉。復令卜下宮。爲不可遷也。日月已迫。而神穴未定。有司應辦蔑知所向。此非朝廷之過乎。太上皇

移御之所。有國之大事也。至三易其處。使天下聞之。莫不疑惑。此又非朝廷之過乎。隨龍人推恩。陛下卽阼之二日。固嘗有宣諭矣。已而大臣擬進至于一再。必欲施行。陛下持之不下。臣嘗親聞玉音。謂朕尙未見父母。而先推恩隨龍人。孰爲重。孰爲輕。有識者聞此訓也。莫不感歎。陛下聖明。而大臣復請下之。使陛下誠心實德。不孚于天下。此又非朝廷之過乎。惟廟議無一定之規。故出令有二三之惑。臣故以號令不信爲二三大臣之責者此也。雷震不時。應或在是。孟冬之月。六陰過盛。而謂之陽月者。以陰盛則衰。陽當生爾。今乃淫雨爲災。蓋陰勝也。推之人事。則君弱臣強。陰勝也。內侵外治。陰勝也。小人害君子。陰勝也。盜賊病平民。陰勝也。邊陲多騷動。陰勝也。陛下受天明命。大臣雖有翊戴之勳。而威福之柄。實在陛下。前日大臣蔽一大吏。出一臺臣。而陛下覺之。罷大臣而進臺臣。人已服陛下之英斷。君弱臣強之病。宜無有也。陛下自在潛邸。不邇聲色。及登大位。親灑宸翰。以聲色及酒爲戒。旣已無所耽溺。則亦無所牽制。內侵外治之患。宜無有也。惟是陛下思見太上。朝夕不忘。而中有間阻。絕不得通。求之愈切。閡之愈固。使陛下彷徨無策。經營南內。將有移御之慮。若果如此。陛下念親可謂至矣。然于宗廟社稷之計。不審熟慮之否乎。此恐未免動陰勝之應也。天道雖遠。固未易知。人心匪遙。正自可見。自古未有不召而自致之災。亦未有已出而不應之變。陛下固不可逆料以爲不然而不慮之也。推之已事。亦可監矣。陳瓘嘗謂承顏養志。當以大舜武王爲法。入修家人之禮。則恭順無缺。出治朝廷之事。則威柄不分。此乃大舜武王之所謂孝也。臣願陛下如瓘之言。以事其親。則內侵外治之患。庶乎他日可以免矣。陛下踐阼之日。卽以收召人物諭

臣及召命之出莫非負天下物望者今在朝之士彬彬固多君子矣然臣嘗密察搢紳之間則多猜防顧忌之心無安舒閒雅之意蓋君臣之情未洽而邪正之路未分陛下信重君子之意未孚于人而昵比小人之迹已見于外君子告陛下之言小人或得預聞而小人誤陛下之意君子或不能知正道恐消邪道恐長此亦未免動陰勝之應也當六七月之間淮浙大旱剽掠之徒所至蚋集今雖小弭然飢寒漸近雖朝廷多方軫卹而州縣在在無米失今不圖向後盜賊安保其不作此亦未免動陰勝之應也湖南蠻獠今年侵擾內地已費調護粗得平貼似聞敵人復求疵于言語文移之間或方內虞饑饉之迫豈可外有兵革之釁備禦之策茫如捕風此亦未免動陰勝之應也淫雨爲災應或在是臣素無學術不善推步因災求類以薦所聞願陛下思所以致災之由求所以弭災之道事事責實不以虛文大要君臣之間各自反己則轉災爲福反沴爲祥直反掌之易耳惟陛下留神念之臣以使事在途輒因詔書驛置以聞言語狂妄甘竢顯戮臣下情不勝隕越俟命之至

再辭免侍讀劄子（紹熙五年十月）

臣近于十月初六日具奏辭免新除臣兼侍讀恩命伏蒙聖慈特降詔書賜臣不允者威命下臨不勝戰懼輒冒呵譴洊貢忱誠伏念臣本無學術充員經幄已爲過分今又偶以官職在衆人之上進叨侍讀之除是陛下講讀之官不問賢否循次可得豈不上孤緝熙光明之意此不可一也臣昨在太上皇朝嘗因輪對有劄子論講讀之官不可不擇其說謂本朝選擇講官具有成憲或近取之宰執或遠擢之布衣但

問學術之淺深。不限官資之高下。今不問所學。例以序遷。儻平時未嘗留意于斯。則雖賢何以克勝其任。臣前日既爲此奏。今日乃親蹈其非。若以前日之言是。則今日豈可不辭。若以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言爲妄。此不可二也。臣近以中書舍人陳傅良。煥章閣待制朱熹。竝除侍講。而臣忝爲吏部侍郎。班在二臣之上。臣自念學術。委不如二臣。遂引傅堯俞奏乞講筵之日。令臣班傅良熹之下。未准回降。今若令臣爲侍讀。卽又在二臣之上。臣儻受之。卽臣前日之請。乃是虛文。臣既以虛文侍陛下之講讀。則安敢以實學望陛下之踐履。此不可三也。臣愚欲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收回成命。別擢名儒。以侍進讀。庶幾有益聖德。不勝宗社之幸。取進止。

三辭免侍讀劄子 紹熙五年閏十月。

臣輒有誠悃。仰干淵聽。臣近以辭免新除侍讀恩命。恭拜詔書不允。遂于十月初八日。再具劄子辭免。卽出國門接伴北使。至今月初八日回程。乃知上件劄子。未蒙付出。而閤門已報臣前來祗受侍讀告命。臣退而自揣。不勝戰懼。臣素無材學。不堪世用。誤辱恩遇。過于衆臣。是以前後辭官。詞語懇切。而迫于威命。不得已而受之。陛下若以爲非出情實。徒爲文具。故不復報聞。則臣上罔君父。下欺搢紳。揆之公議。豈復可赦。不惟難以受官。又且當行議罰。陛下若察其平素非事矯飾。則天雖高遠。終必從人。是以不避煩瀆。再扣天閽。伏望聖慈檢會前奏。特賜施行。所有侍讀告命。臣未敢赴閤門祗受。取進止。

貼黃

臣竊知侍讀職事已令陳傅良兼權欲望聖慈正除傅良侍讀不惟慰愜公論臣亦可以安職伏乞睿照

論車駕移御南內于義不安者二于國不安者一奏紹熙五年閏十月

臣至愚極陋無益世用幸獲攀附誤辱眷知一旦拔之庶僚之中寘之侍從之列恩深力小恨無補報惟有區區樸忠知無不言庶以仰裨聰明俯酬悃愊惟陛下實哀憐之仰惟陛下自卽阼以來聽言納諫不啻如流雖臣狂愚亦荷采覽獨移御南內一事臣凡五次口奏始若俯肯終于不從如臣過計似不足聽然採之公朝無不疑惑若徒徇聖意泯默不言則臣負陛下多矣臣竊謂陛下此舉于義不安者有二于國不安者有一謹條列如左陛下前日臨踐大寶天下曉然知陛下之心政以重華無喪主也今發引有期而陛下遽有卽安南內之意異時攢宮旣畢虞主旣遷儿筵之奉誰復主之陛下謂朔望之奠乘輿必出足以安此心乎陛下若以此爲孝未足以慰天下之望也壽皇聖帝忍棄天下而不忍委三年之喪而不服斯足以爲孝矣故臣謂陛下不終喪不可以移御不然于義不安者一也陛下移御之舉臣固知陛下爲父母故爾陛下今日移御之事固便于事父母然爲父母而捨其祖于義安乎古人但云父爲祖屈不聞祖爲父屈陛下旣承大統則當以祖爲重比者陛下日侍重華之喪而月爲南內之朝于事祖事父疎數中節輕重得宜天下咸服陛下之孝今陛下旣欲移御不知亦嘗思壽皇虞主所奉之地乎亦嘗思慈福太皇太后壽成皇太后所處之宮乎若壽皇虞主止居重華則二太后當不離此二太后旣奉壽皇

几筵于此。則陛下不當捨而之他矣。陛下若捨而之他。則不特壽皇几筵無主。而二太后亦孤處于外。是爲父母而捨其祖。此于義不安者二也。臣仰惟太上皇帝臨御六年。輕徭薄賦。仁覆天下。不得罪于百姓。禁戢掊剋。優卹將士。不得罪于諸軍。接納臣下。無大斥譴。不得罪于諸臣。而天下之心。一旦渙然離者。陛下抑嘗思其所以然乎。今日陛下移御南內。以親父母。固懲太上皇失事親之禮矣。而天下之心。猶以爲未知懲太上皇失事親之實也。陛下今日既爲天下之主。則當察天下之心。向日太上皇之于重華。天下之心。誰怨誰懟。今日陛下之于父母。天下之心。誰疑誰惑。陛下亦嘗知之否耶。既知之。豈得而違之。陛下儻不近訪之諸臣。遠察之衆論。而獨斷之聖心。臣固知其危也。臣安議陛下君臣之隙。骨肉之禍。將恐在此。此于國不安者一也。臣言至此。痛裂心膂。自知辭意切。必犯威怒。斧鑕之誅。所不敢逃。萬一陛下採納其言。以幸宗社。臣雖受死。亦無憾焉。臣此奏欲望陛下付與廟堂大臣。反覆熟議。若以臣言爲是。乞賜聽納。若以臣言爲非。乞賜竄逐。伏候進止。

貼黃

陛下今日欲見父母。乃第一事。移御南內。蓋求遂此也。而臣固諫以爲不可。豈以陛下不可過南內耶。前三事處之未有道。則不可耳。伏乞睿照。

論淮東浙西遞角違期奏（紹熙五年閏十月）

臣聞郵傳天下之脉絡也。人之脉絡壅滯則必病。國之脉絡壅滯則必危。故天下郵傳。不可使壅而邊防

爲尤甚。春秋時。秦將襲鄭。鄭商人遇之于滑。使遽告于鄭。鄭知而備之。故秦無功而還。遽猶今之急遞也。漢趙充國上屯田奏。自金城至長安。報下財七日。古人于邊防郵傳。其速蓋如此。誠以備寇禦侮。稍或稽緩。則國必受禍。不可忽也。臣等誤將使指。出迓金使。九月八日。忽報盱眙奏。使人欲初十日過界。卽乞陛辭出門。及至盱眙。則知使人在境已十三日矣。問之盱眙。則初三日得泗州牒報。卽時八粉牌遞申朝廷。粉牌遞日行三百五十里。合以三日至進奏院。今乃用六日。是違滯三日也。據本軍申。近日諸遞違滯。不特此爾。登極赦至本軍。遲兩日十一時。金字牌至本軍。遲三日一時。夫二者期限。比尋常文書最急者也。赦書字牌。尙且違之。則他可知矣。邊烽無警。偶不廢事。然偸玩成習。萬一不測。致失備禦。其貽禍豈細也哉。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樞密院劄下浙西淮東兩路。檢察遞鋪所。根究違滯所在。特與究治。吏卒嚴功懲戒。因而併下沿邊州郡。將遞鋪時時警察。使不至違滯。以起邊防之脉絡。以爲備禦之先。具不勝幸甚。

論淮浙旱潦乞通米商仍免總領所科羅買奏　紹熙五年閏十月。

臣聞遏糴霸者之所戒。閉糴諸侯之所羞。而況人主君臨天下。一視同仁。豈可使有彼疆此界之分。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而不卹哉。竊見今歲淮東兩浙。多被旱潦。如常潤揚楚盱眙等處。當此收成之時。斗米至爲錢四百上下。無下三百足陌者。近日行都米價頓增。至煩朝廷輟軍儲給糶。以紓目前。而米價依舊不減。異時春冬之交。必大翔踊。實爲可慮。訪聞江西南北州軍。間有豐稔去處。設使就彼和糴。又恐官司

交易。易得成擾。收糴津運。倍有所費。據臣愚見。不若通商最爲上策。欲望聖慈行下三路漕司。俾之約束沿流州縣。不得過糴。如商旅米船。特免力勝稅錢。至歲終而止。不得妄以他貨阻滯客旅。如果有他貨。令所至州軍。勒客人別用舟裝載。依法收稅。仍關報前路官司。從漕司多出牓文曉諭。商旅聞此。必須方舟而下。不特移粟之惠。可以救民。而鹽課必增。亦以利國。事莫便于此者。伏候進止。

貼黃

此事若行。沿流州縣。必少虧商稅。但商稅少虧。不過數月，其害甚小。淮浙歉甚。官司無米。不能接濟。其害甚大。更望聖慈與二三大臣斟酌輕重。捐江湖數州徽商之利。起淮浙數州垂絕之民。不勝幸甚。又臣照對淮東總司。例于淮東州軍有糴置去處。歲豐則淮民實以爲利。今歲歉則淮民反以爲苦。欲望聖慈行下淮東總司。如合糴買。歲計權差官往豐熟州軍就糴。留得淮東米麥流通民間。則價直自平。免致乏食。併乞睿旨速賜施行。

論朱熹以諫移御而去乞同罷斥疏 紹熙五年十一月。

臣輒控誠懇。仰瀆淵聰。臣近被旨。送伴北使。回至楚州。忽聞煥章閣待制朱熹奉祠。不得其故。陛下從給舍之請。令熹出守。聞之道路之言。熹因諫移御所。以有此除命。竊緣移御一事。臣凡五次進說。未蒙聽從。臣寢食之間。實不遑處。比因接伴回。嘗與熹約。欲于講筵共獻愚忠。適以北使在廷。連日罷講。而臣以送充送伴。忽忽復出。因與熹別。又約各具奏論。是以臣于閏月二十八日在楚州。嘗具一劄子附遞入諫。朝

夕俟命而熹乃因此事而出則臣實誤熹也熹篤學力行爲世儒宗在壽皇太上兩朝屢經召用以熹剛直不屈雖出卽退故天下高之咸以熹之出處卜治道之隆替幸遇陛下睿聖天縱求賢如渴卽阼之日卽諭臣以召熹之意不由薦引旨自中出故召命旣下清議翕然熹再三懇辭陛下再三趣召人皆謂熹必遭逢陛下有所設施今來未兩月無故而去又非因熹之請乃自特旨識者莫不爲陛下惜此擧動也而詰其端由乃自臣啟則臣非特誤熹又誤陛下臣舊不識熹自熹入朝方始相見不過一再見而臣已出矣臣與熹卽係故舊雖誤熹不過得罪朋友至誤陛下實得罪宗社臣之罪大所不敢逃欲望聖慈將臣誅斥以警有位臣退當屏處恭俟威命取進止

論韓侂胄干預政事疏（紹熙五年十二月初九日上時爲吏部侍郎）

臣聞侍從爲論思獻納之臣于天下事無不得言故歐陽修爲翰林學士論狄靑不當在樞密府包拯不當爲三司使而不爲侵越彭汝礪爲吏部侍郎論曾肇不當黜降韓維爲知制誥論范鎭不當補郡而不爲朋比蓋知無不言事無不論侍從之體當然也反是則阿容苟合沈默自全不足爲天子近臣矣臣素無所長荷陛下擢之庶僚之中寘之侍從之列三數月間恩寵狎至諸臣進用未有若臣之驟者也使臣止貪榮遇則箝口結舌最爲上策使臣粗求補報則犯顏觸諱必蹈危機然營己忘君臣實不忍輒敢冒昧陳獻其愚惟陛下裁擇臣伏見祖宗待外戚之法遠監前轍最爲周密不令預政不令管軍不許通宮禁不許接賓客不惟防禁之使不害吾治亦所以保全之使全吾之恩也近者交通內外之禁固已隳矣

然預政管軍之制，猶未改也。已隳者固未敢望復之，而未改者其可壞之乎。臣伏見知閤門事韓侂胄，乃太皇太后之懿親，而中宮視之亦尊行也。其人本是世家，慨慷喜事。陛下入踐大寶，侂胄嘗效微勞，士大夫以此頗多之。然日來籍籍，皆云數入禁近，干預政事。臣固知陛下英睿明斷，于天下事無不習練，何資此徒。然陛下進退大臣，更易言路，皆初政最關大體者，其所以進退之由，更易之故，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能知之。大臣或不能言，而侂胄能言之。不知侂胄何以得此。彼其假託聲勢，竊弄威福，顧其術則然。然而天下治亂，君子小人之消長，止在人材進退之間。人君所以審擇而自執之者，一旦外戚乃得陰乘其機，簧鼓于外，則陛下總攬之權，恐爲此人所盜矣。臣聞元符間，向宗良兄弟，止緣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陳瓘抗章劾之，謂自古戚里侵權，便爲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卽是亡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止要權出于一。若使守令之家子弟親戚，交通賓客，關節無禁，則奸人鼓舞，良民怨嗟。如瓘此言，陛下安可不察。臣觀侂胄近日所爲，不特如向宗良而已。竊惜朝無陳瓘，不能爲陛下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尚能逐之使去。後用袁佐，諫官尚能論之使懼。不謂陛下始初清明，有臣如此，而乃無一人出一語及之。則其聲勢可知矣。臣官爲侍從，職侍讀講，目擊此人累陛下初政，乃緘默不言，則臣負陛下。昔范祖禹嘗告哲宗曰：臣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期陛下爲令德之主。惟恐有纖毫之失，臣之事君，實慕斯義。況辨邪正，明是非，乃講讀官之職。臣欲于此定陛下取舍之意，決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故不敢不爲陛下一言。若陛下以臣言爲是，則乞黜侂胄以解天下之疑。若以臣言爲非，則臣與侂胄不能兩立，退當屏

處以俟威命取進止

附日記其日因論韓侂胄奸狀甚悉上諭云只爲是朕親戚用之不知如此奏云政恐陛下不知所以言之遂進劄子時上亦無怒容讀劄子訖因奏云臣欲論此人久矣到今方發政緣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暴故欲得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如此之易去小人如此之難所謂用賢如轉石去佞如拔山乃劉向論漢元帝語陛下豈可效之哉因極論君子小人不可不辨其言甚悉奏事訖復奏云臣旣論侂胄仰犯威嚴自此當居家以俟威命上諭云不須如此欲退閒上賜之坐又款曲問及飢民北使從容久之乃賜茶而退到家申三省又以劄子白廟堂次日聞早上宰執開陳之略上云韓侂胄是朕親戚彭龜年是朕舊學誠是難處集賢進兩留之說欲以韓侂胄奉內祠彭龜年依舊供職上云甚好丞相繼請云彭龜年性剛若陛下留之不如宣引一番面諭曲折上云此人質直兼是隨龍舊僚五人一人死一人丁憂兩人論罷只有彭龜年在有事肯來說只如此區處甚好

論復經筵坐講疏慶元元年

臣竊見本朝藝祖開寶四年召王昭素賜坐講易自是累聖相承凡有講讀無不賜坐乾興間孫奭坐講時仁宗尙幼跂案而聽之奭因請立講論者不以爲是熙寧元年呂公著等請復坐講之舊制詔太常禮院詳定于是韓維等言列侍之臣尙得環坐執經而講者顧使獨立事體輕重誠爲未安請如天禧舊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時襲鼎臣等以爲不可遂不復行恭惟陛下留心學問增置講讀當講之日早

晚兩講。固已有光祖宗。早間御殿。一循近例。講者立侍。不廢君臣之禮。晚御後幄。又復舊制。講者坐侍。且盡君臣之情。情禮兩盡。古今所難。識者無不竊歎聖性高明。區處有道。既有施行。而議者乃以坐講爲非。執後世尊君卑臣之見。而失先王好善忘勢之誠。雖知陛下不得已而從之。然使陛下聖德不明。祖宗舊制不復。誠爲可恨。臣今檢到程頤與顧臨辨殿上不講書奏劄。繳連進呈。頤之本意。但欲因此輔養人主重道之心。實爲可采。儻蒙睿覽。便見近日坐講罷行。爲是爲非。如臣不學。固不足廁勸講之列。若此禮一復。天下通經學古之士。必有聞風而起。副陛下之意者矣。臣不勝拳拳願望之至。

論定監司奏　嘉定九年。案此疏從名臣奏議補入。

臣竊攷監司之官。蓋源流于秦以御史監郡。然漢初猶惡其繁。遂以丞相長史分刺諸州。不立常員。逮世宗時。始置十二部刺史。亦不過一部一人而已。本朝遵之。其始逐路止置轉運使一人。惟京東西。河東北。淮南。兩浙。乃有使副。若糾察刑獄。則命轉運司一常參官掌之。自湻化而後。逐路置提刑之官。然或置或罷。猶不爲常。熙豐以來。朝廷命使始紛紛矣。蘇軾常論其弊。譬之立廢長而馬益癯。蓋善喻也。紹興初年。雖未嘗大有所更革。然所在監司。多不備置。或以一員而兼領。亦不聞有所闕敗。然則天下之治亂。繫乎監司之賢否。不繫乎多寡也。概可見矣。臣竊觀近日監司皆無闕員。間有一事而分爲兩司。一司而轄以二人者。其間職掌不同。好惡亦異。外假舉刺。內示趣向。同一訟也。而有是非焉。同一吏也。而有能否焉。號令難于奉行。往來疲于迎送。蓋不止如蘇軾之所論。其爲害豈細也哉。臣愚欲望陛下攷祖宗創立之規。

監紹興權宜之意。將所在監司。或省或併。間總于一員。或文或武。不必于竝置。庶幾州縣之吏。易于趣向。朝廷政令。有所總一。而員數不多。亦易選賢。如姚崇所謂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此尤當深察也。

止堂集卷六

奏疏

論正始之道疏 案篇首逾年改元慰壽皇之心及篇末州縣小吏云云是光宗紹熙元年由吉州安福丞除太學博士初所上缺載永樂大典今據名臣奏議補錄于此

臣仰惟陛下嗣無疆大歷服逾年改元于是奏告天地宗廟社稷非細事也臣嘗推原古人紀年之意不謂之一而謂之元者元善也所以明人君體元之道在善其始也今日陛下繼天地之德衍宗社之慶慰壽皇之心答臣民之望視始正本實在于此草茅小臣獲對清光適際斯時區區愚忠猶有所見輒敢條列以上仰報聖明惟陛下財幸臣聞心者身之始身者家之始朝廷者天下之始元子者萬世之始于其始而知所以正之體元之道無餘事矣何謂心者身之始身聽于心者也心一動而身隨之不可不正也然聖人所謂正其心者亦去其所以害心者而已是以大學曰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蓋感于物者稍偏則動于中者皆邪在常人尚且不可而況人君乎陛下聖學高明其于正心必有道矣臣猶願陛下日日察之念念察之使忿懥恐懼好樂之類皆不足以動其中則陛下之心即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使數者苟有一焉則其發用之間或有以害夫清明之體而于酬酢萬變宰制萬事統御萬國恐亦難矣昔范純仁有言君心欲如槃水常使平正而無所趨向則免偏側傾覆之患斯言可謂得人君正心之道惟陛下念之何謂身者家之始大雅之歌文王曰惠于宗公神

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家之難齊也如此以文王之聖尚且待神無怨恫而後能使其家刑焉是必無一毫之愧于身乃可舉一家之政于內故賜予私則僥倖之路啟寵幸私則嫉妒之害生用度不節則儉約衰法制不嚴則名分僭今日宮庭未必有是設或燕閒之際少懈隄防深虞間隙之開便難窒塞在陛下謹之而已耳何謂朝廷者天下之始大抵天下之事當出于一出于一則有所總統而天子之勢尊不出于一則無所總統而天子之勢褻世言漢武帝以九卿之權間宰相宣帝以天下之務在中書爲得駕馭臣下之術不知政出二門實妨理道臣恭聞本朝仁宗皇帝英識偉度三代而下一君而已事出獨斷何所不可而權要請託每以大臣爲辭實以此門一開姦徒百出深謀遠計近世所無此陛下家法也崇寧奉行御筆乃小人盜權之術此陛下近鑒也臣竊聞陛下卽位之初所施行事間出中旨雖容智所及多中事情然憂國之臣未免過慮近日此塗漸塞朝綱寖清臣願陛下長守此意使朝廷政事常出于一得則功歸于上而陛下受從善之名失則責在于下而陛下免徇私之謗體正事順莫便于斯如此而後朝廷可正而天下之治可得而舉矣何謂元子者萬世之始臣聞詩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祚胤古人所甚重也是以自初生至于成人教之皆有方法古者父子雖曰異宮然文王之爲世子也日問安于寢門之外則其相去當不甚遠嘉王陛下之元子宗廟社稷所繫非輕而今遽建邸于外自此居處之易察恩意之易洽教誨之易行當不如前日在陛下之側矣陛下雖簡擇僚友謹選左右然傅相之士少侍御之人多傅相正而難親侍御近而寡正從違之頃賢否便分皇子雖天資穎特敏

于爲善。萬一熏染積習之餘。或移岐嶷沖和之性。臣恐不能不重陛下宗廟社稷之念也。臣竊見司馬光。請以皇子伴讀官。提舉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如有巧佞讒諂者。許令糾察。其言極切事情。臣願陛下舉而行之。大要使府僚之勢。重于侍御。道義之訓。密于晏遊。則萬世之本。可得而正矣。臣州縣小吏。不識忌諱。輒肆狂妄。輕議家國。罪當萬死。惟陛下赦其愚戇。

審材辨官 疏。案此以下諸疏。並據名臣奏議補錄。舊不著年月。

臣聞古者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者。其選舉之塗已異。及其論辨而後使之。則亦辨其賢與能而已。漢王嘉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尙有分別。未有混天下之材。納之一區。不擇材之短長。不計職之劇易。爲人擇官。而不爲官擇人。如近世者也。大抵天下未嘗有不可用之材。而亦鮮有無所不能之人。能于此者。或不能于彼。可任繁劇者。于坐鎭雅俗。未必優也。使處之各當其任。用之各盡其材。則不惟官各舉其職。而人亦無遺才易務之恨。倘德足以鎭雅俗。而使之任繁劇。則必暴其短。才足以任繁劇。而使之坐鎭雅俗。則必不勝其官矣。故天下之事。多敗于官之不得其人。而天下之才。亦敗于用之不稱其宜。如斲梁爲杙。其金代士。甚非后王所以輔相裁成天下之道也。臣愚欲望聖慈明詔大臣。于選任之際。審材辨官。可大受者。不使之褻小務。事一節者。不使之受繁劇。工文學者。卒任之以文學。精政事者。專責之以政事。而且量其職任之輕重。以爲進用之等級。使官各稱其才。而無觖望。人各安其官。而無倖心。實天下幸甚。

乞詔求直言疏

臣聞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後世惟魏相稍識此意。每敕掾史按事郡國。令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以上。相輒奏之。相與趙充國議擊匈奴。乃曰。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非小變也。夫風雨變異。天之災。子弟惡逆。人之變。天人變動。而朝廷不聞。尙安足以圖治乎。今之州縣。每遇災異。自非水旱。例不以上。頃年江湖閩浙同日地震。惟建昌軍因言失火。併以上聞。前年福建江西間有地震去處。惟漳州守臣上章自劾。至于子弟惡逆。時亦有之。緣法中有守令量事貶降之文。用是例不舉按。是不可以爲尋常而不問也。夫至和之氣。感于人事。大順之治。積于閨門。若天示警戒而上不聞。則德不修。人反天常而上不治。則政不舉。如此而欲求天下之治。不可得也。臣愚欲望聖慈明詔州縣。凡有災異而輒不以聞。有惡逆而匿不舉按者。令監司覺察。又令御史臺察監司之不舉按者上之。略加懲罰。庶幾上下警懼。各思有以消弭災變。感召至和。不勝幸甚。

議紹興和買疏

竊惟和買行于東南。今近百年。獨紹興一郡。施行無定制。議論無成說。致煩明詔。令廷臣集議。臣嘗攷究紹興和買。不惟始初數額太重。立制不均。而朝廷每欲更張。未及施行。輒爲浮言脅動。又復轉易。其病全與東漢不能均河南南陽之田相似。病根如此。雖有良藥。無如之何。然既有朝旨集議。臣叨綴從列。敢不罄竭愚慮。以備采擇。臣嘗謂今日士大夫。論紹興和買。不過二說。欲究實上四等詭名者。其說正大而易

敝欲均科及下五等小戶者。其說均平而不正。何謂究實之說正大而易敝。臣聞經界之初。紹興和買。鄉村物力三十二貫科一匹。今則十七貫三百五文科一匹。此皆上戶走爲下戶之弊。若核實詭戶歸之上戶。則物力自寬。和買自輕。雖以嚴法行之。人自無辭。然從前爲紹興守令者。孰不知出于此。而卒未能革。間有不畏彊禦者。纔行一二。而搖撼于後者已百十矣。今日改正者曾無幾何。而後日走寄復如初矣。利之所在。人所必趨。一重一輕。誰肯就重。此所以不能使之無敝也。何謂均科之說均平而不正。夫不分等第。一例科紐。自此重者皆輕。必無避免之謀。無者皆有。亦無隱寄之處。可不謂公平矣乎。然和買本非常賦也。而今以常賦之法行之。此不可也。或者雖云江西及浙西平江等處和買通五等皆敷。今紹興獨不敷及五等。是偏也。殊不知和買不及五等。在今日猶爲仁政。若得他州併五等不及。豈不幸甚。今乃欲引他州刻取之法。以例紹興。又不可也。或者又云。和買初敷時。官司給錢。所以不及五等人戶。政恐其無物力可恃。失陷官錢。今既無此慮。自可敷紐。豈不思支錢而取絹。則不及。無錢而白取。則及之。豈爲民父母之道乎。又不可也。此所以不得謂之正也。然則若之何而可。臣謂今日和買本非合取于民之物。但以版圖未復。用度未充。不能遽捐之予民。既未能捐之予民。則取之之法。豈可不立。夫法亦貴于平而已矣。今既上四等有和買。下五等無和買。開之以走寄之地。安能禁百姓之不爲哉。前日田產自三十六貫減至十七貫敷一匹。後日必自十七貫減至四五貫敷一匹。未可知也。而可不救乎。臣所以嘗有請以上四等有田產人戶和買七萬七千餘匹。乞籍爲定數。今後一隨田產推割除受。可以絕目前走寄之弊。惟是

有田產下五等人戶和買計四萬七千餘匹。今戶部蠲放四萬四千之數。于內除豁逃絕等一萬一千餘匹外。亦已放及三萬三千餘匹。止有一萬四千餘匹。未有著落。欲乞戶部更與寬容本府一年。從本府選擇逐縣令佐有風力可倚仗者。于今來下五等戶合數和買四萬七千匹數內。更切根究走寄之數。若再根究到走寄之數。物力自寬。又有上戶買下戶之田。亦合依上戶等處起紐和買。如此則今來一萬四千匹未充之數。漸漸可補。但須豫降指揮。令本府今後根究得隱寄及增起到上戶買下戶田產上和買。不得過今十萬之額。如或有餘。卽增上物力錢貫均敷。庶幾不致重取于民。然此亦只是目前救弊之謀。非卽久遠通行之策。濟所不及。猶在夫人。異時國家儻遂恢復。財用稍寬。則將此無名之賦。一切埽除。方始無愧于古。謹議。

乞寢罷賣田指揮疏

臣聞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古者制田。惟有歸受之法。民旣壯則受之。旣老則歸之。如此而已。未有舉在官之田。與民交手爲市者也。唐許民賣永業田。識者猶議其非古。況官自賣乎。臣竊聞近日斥賣官田。此令一出。四方之人。交口竊議。臣甚爲朝廷惜此舉措也。臣照得在法官田。惟許下五等人戶請佃。所以優之也。官戶及上三等戶不許。所以防其侵細民求生之路也。今一旦舉而出賣。令之曰。價高者得。小民雖有現耕之田。無錢可買。豪民積錙千萬。尋常睥睨小民之田。恨不盡取。而官司乃爲之開其門。闢其塗。細民之田。將盡歸豪民矣。昔任其勞而墾治者。細民之力也。今享其成而膏潤者。豪民之利也。豪民以錢易田。

不歸恩于朝廷。而細民一日失田。必歸怨于朝廷。朝廷但以減二分價。爲優現佃之人。不知現佃之人。有錢則方可獲此利。無錢則坐視有錢者取田去爾。能使之不怨矣乎。議者必謂今日國家匱乏。一日出此。可得數百萬緡。豈不甚利。此特小丈夫狷淺之見。何足以謀國哉。夫數百萬緡。或可以積致。人心一散。不可以復收。其輕重得失何如耶。仰惟陛下自卽位以來。減月椿。損經制。輕折估。寬和買。仁心仁聞。固已四達。然或者猶謂僅能寬州縣之力。未必州縣能寬百姓也。今賣田之令一出。則害徑及百姓矣。爲人臣不能爲人君固百姓之心。而乃爲人君離百姓之心。此臣所甚憂也。臣聞向來斥賣官田。多以百姓不便而止。臣謂與其使之不便而後止。則所損已多矣。不若不行之爲愈也。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睿斷。將賣田指揮。早與寢罷。以安人心。以固國本。不勝幸甚。

論差官賣官田及教閱士軍弓手疏

臣聞法不可以窮天下之情。可以啟天下之僞。夫先王之爲法。豈恃其足以治天下哉。亦曰。吾爲之齊量于此。而付之人焉耳。儻一任法而不任人。臣見其法愈密而弊愈不可救也。且以賣官田言之。夫一邑之間。有令。有丞。有簿。有尉。是四人者。朝廷固委之以一邑之事者也。一邑之事。四人皆足以任之。而獨出賣官田。必隔邑差官啓封。果何意哉。以其邑之官爲不足恃乎。苟不足恃也。則官田何重于一邑。況邑之官田。非此有而彼無者也。彼于此啟封。此亦于彼啟封。使皆可信之人。則何間乎彼此。不然。以彼易此。均無益耳。而何爲擾擾使奔走往來。小則資糧屝屨。糜州縣之財。大則去彼來此。曠職掌之事。至有所得官田

之直不數千而差官之費已倍蓰者。此皆任法不任人之弊。故至此也。又如教閱土軍弓手。議者已知其非。請之朝廷。乞止令本州兵官拍試矣。臣以爲尙非簡便。蓋月一拍試。大州之邑或累十數。必未能徧。小州亦不下三四邑。所謂官兵者。月糜其半于道路。而後已事焉。與賣田畝封之利害。何異哉。如上二事。臣欲乞委邑之令佐。使監司帥臣按其功績而爲之賞罰。庶幾提綱振領。使天下無擾擾之患。而享清靜之福。不勝幸甚。

江陵條奏邊備疏　案此以下諸疏。舊不著年月。今參合宋史本傳。當是光宗紹熙末。因勘韓侂胄出知江陵府後所上。

照得江陵府雖名次邊。其實西當蜀口。東接吳會。南控長江。北去襄陽止五百里。皆是平原曠野。別無險要。可以據守。本府雖是鄂州大軍分屯之地。然少壯之卒。並戍襄陽守寨之兵多是老弱。設有緩急。何以支吾。所以前後帥臣申飭民兵科條。陳乞備邊錢穀。不敢少緩者。政以其地無險可依。無兵可恃。當形勢最緊之區。而無備禦一分之力。若非平時控告朝廷。則急緩之際。必至敗事。臣素無材術。謬當閫寄。到任兩月。備見本府兵財空乏。不容自已。謹開析條奏下項。一本府廂禁軍皆是烏合之徒。全不中用。雖有神勁千人。除火隊及分戍人外。常只有七八百人在寨。昔人守禦此地。動數萬人。猶以爲少。今僅以數百守之。豈不甚可危哉。惟是諸縣義勇人數頗多。有緒可賃。然本出耕農。不習軍事。自向來歲一教閱。進丁退老。人猶淬勵。不敢怠惰。近年本府以財計窘匱。不復施行者六七年。去年又有指揮。令就近鄉教閱名爲便農。其實陰廢之爾。蓋百姓身習稼穡。不便擊刺。彊之施爲。猶不得已。若聽其自作自止。寧復留心。縱使

首領數人。或能奉行。亦無激賞。誰復勸勉。臣恐義勇自此不復可用矣。臣照得義勇之籍。正軍計一萬五千七百餘人。朝廷歲養萬五千兵。無慮衣糧數十萬。今歲一閱義勇。費不及十之一。而邊憚所費。致廢萬五千可用之兵。誠爲可惜。本府自將秋苗撥充歲計之後。若教義勇。亦無米可贍。然臣若顧此小費。以不教爲便。是臣孤陛下使令。臣不敢也。臣今會計本府義勇一萬五千人。若分作三番。一歲一教。三歲而遍。其當教之歲。則令進丁退老。不教之歲。則令如近制自習事藝于鄉。如此則費不甚廣。而事可常行。民不甚勞。而藝亦不廢。事莫便于此者矣。若蒙聖慈以爲可行。乞自今歲爲始。仍乞下本路轉運司。每歲計實教人數。應副合用激賞錢物。其口食米。令本府自認擘畫。伏乞睿照。一本府一歲二稅。絹不過數百匹。苗不過萬石。不能當江浙一大家之入。全藉酒稅以養官兵。而酒爲戎司據其大半之利。獨有商稅不用。百色取辦于此。是以歲計常是不足。儲蓄枵然。緩急無恃。恭惟壽皇聖帝經略恢復。留意邊陲。知本府素來窘乏。故命劉珙守郡之日。特撥祠部度牒二千道。令其變賣爲備邊庫。又添撥宣司賑糴米錢十六萬餘貫。并迪功銀四千八百餘兩。通爲錢七千三萬緡有奇。其爲慮至深遠也。後因乾道六年。撥充鄂州官兵激賞之後。一時帥臣。失于執奏。自此他司援例接續請撥。或充軍中酒本。或充打造戰船。或充交點軍馬。或充教閱義勇。或充總司收糴米斛。或充他州賑濟。前後共支過五十八萬餘貫。去年辰州蠻獠小小作過。本庫又支過二萬餘貫。現今朝廷行下。將從軍之人犒賞一次。度所費亦復不貲。經此一番支遣。朘削殆盡。竊惟本府去邊頭甚近。去朝廷甚遠。萬一緩急。或有調發。若候奏請。豈能及事。朝夕思念。可爲寒心。

臣愚欲望聖慈監壽皇遠慮如彼念邊郡無備如此將朝廷向來撥去備邊庫錢計數給還或以度牒或以會子專責帥臣變轉盡行封樁以爲他日戎事之備不勝幸甚

貼黃

臣已具錄前後降旨支撥錢數申聞朝廷若大臣開陳得蒙睿覽便知此錢一文已上皆是朝廷支撥卽非本司用過今來所乞塡償之數于本司歲計卽無干涉但欲以備邊方緩急爾臣亦知朝廷窘匱應副州郡之錢不過度牒會子二種但度牒會子惟平時可以換易若直待緩急然後給降決難支用併乞睿照

乞權住湖北和糴疏

臣輒有愚見仰干淵聽臣照得去年朝廷以淮浙並饑江湖小熟遂下和糴之令嚴遏糴之禁惠甚渥也然州縣頑欲集事未免敷糴于民商賈競起趨利又復爭糴于下而江淮兩浙帥倉以至總司戎帥皆散遣官吏多齎錢物四處收糴其所差人爭先趨辦迭增價直以相傾奪米價既長害及細民細民日要添錢糴米富家愈見閉糶自豐遂使江湖小熟之地反有飢餓不給之民臣自江西以入湖南所到去處皆病于此及入湖北愈覺益甚去歲江陵雖正蒙朝廷拋降和糴米十萬石緣湖北地廣人稀耕種減裂種而不蒔俗名漫撒縱使收成亦甚微薄每到豐稔之年僅足贍其境內萬一發泄出外必至價直翔踊常年米價每石若及兩貫已爲極貴今米直至斗添數百長猶未已方此耕布之時使百姓困于貴糴無以

自給甚可憐也況本府旣有補糴又有和糴數目旣多深恐置場不能頓足不免均之諸邑諸邑復不免敷之百姓上下相乘其勢有甚不得已者其初定價正當秋成米賤之際只據一時市直每石作一貫五百具申及到後來諸處官司商販競來爭糴米直陡貴官司但以事干朝廷只執元價不敢增添馴至今日輸猶未足乃是百姓受錢于米賤之初而輸米于增價之後甚者家無現儲不免轉糴以償于官焦熬如此可不速爲之計哉臣至愚極陋蒙陛下寄以牧養之責臣旣親見小民無牧養之具豈可不仰告陛下臣照得江陵府已申朝廷乞將和糴未足之數候到秋成糴足未准行下臣契勘本府今糴米十萬據諸處申到已糴及七萬尙有三萬未糴而現在之米已承朝廷指揮未令起發以此見得淮浙亦不待此米之來所有未糴三萬若得少緩收糴卻得蘇此一方之民緣今來已是五月若俟朝廷行下然後住糴恐不及事臣已令本府將現糴未足米數且權住糴以待回降庶使靑黃不接之交留得此米接濟百姓以了農事不勝幸甚

貼黃

臣訪聞諸路監司帥臣在湖北糴米甚多其糴米之價比之本府和糴每石率多一貫以上故其交易比和糴尤易臣計本府和糴之數已及十分之七卽外路諸司所糴米數必是過之設使卽日住糴亦不闕事臣已行下本路諸州令勸諭有米之家當此艱食之時先將米穀糶與百姓如本州縣食米已足卽許將所餘之米糶與外路盤販之人臣爲見本路百姓委是闕食不得不權宜措置以救目前之

急若是去年十二月今年正月之交臣亦不敢如此施行但恐自此或有遏糴之謗尙冀陛下爲此一方之民曲加容照臣罪萬死所不敢逃

奏辰沅州水災劄子

照對本府今年五月以來雨水頻多江流暴漲遂行下本路諸州取會有無被水去處至六月十六日據沅州申五月二十日麻陽縣被水淹浸推流屋宇四十七家不申損失人口七月二十二日據辰州申五月二十一日溆浦縣被水淹浸入縣其水暴猛第三第四都損失四十一人臣已當時行令逐州給米賑濟及令尋訪損失人口所在殯埋又緣雨州皆邊溪洞亦已令逐州密飭兵備綏靜蠻猺去訖臣竊見入秋以來又復多雨恐傷禾稼朝夕憂惶仰惟陛下焦勞爲民尤軫水旱況在邊郡有此災傷臣仰體聖懷敢不具奏伏乞容照

乞復湖北主簿省罷稅官疏

照得湖北州軍朝廷向來以經兵火之後土曠人稀民訟事簡縣道佐官多不備置而以縣尉兼主簿又以江湖盜賊出沒不常而差武臣爲縣尉蓋亦因時施宜初非以爲經久可行不可改之制也近年以來戶口寖盛事亦向繁而一縣之間自知縣而下別無文臣爲佐官若知縣或有事故卽簿尉監務以次攝事而少知自愛不甚循謹吏民玩狎多致敗闕如本府近日監利縣酒稅姚師言因攝縣日侵夜行刑杖死坊戶爲提刑司按罷又有監利縣簿尉劉汝翼因攝縣尉盜用官錢現具案聞奏此皆跡不可泯不容

闊略者也。其他生事擾人。往往而是。其弊至此。豈容不解而更張之哉。臣照得諸縣各有監務一員。雖云酒稅當置專官。然一縣酒稅。知縣鮮有不任其責者。酒稅若非知縣任責。亦未必能趣辦。故所至外縣多令知縣檢察酒稅。政謂是爾。臣愚以爲若使省罷稅官。而以知縣兼酒稅。復置主簿差注文臣。而以佐知縣。則一邑之事。宜無不舉。儻蒙聖慈以爲可行。卽乞從臣所請。下吏部將湖北縣道有未置主簿去處。復置主簿一員。依格差令文臣。卻于本縣省罷稅官一員。令知縣兼管酒稅。其現任人。令滿今任。已授未上人。別令改注。不勝幸甚。

論湖北京西楮幣疏

臣竊惟國家興創會子。所以濟錢幣之乏。若官司有以權之。使之流通不壅。然後緩急可恃。臣聞湖廣總領所會子。當來立法。止是許于湖北京西界內行使。其襄漢戍兵月得料錢。全靠客旅貿易。其會子止到鄂州。便著兌使。而官司無以權之。遂使坐賈之人。乘其急遽。低價以售。用是一貫會子。止可得五百左右現錢。會子既輕。商旅不行。故戍兵所得會子。愈難變轉。而會子益輕矣。萬一緩急。豈不害事。欲望聖慈行下湖廣總領所。多領措置。須使現錢會子。官私流通。便商旅興販之利。免戍卒折閱之怨。不勝幸甚。

止堂集卷七

狀

同李臺法辭免再辟申省狀

照得謙等十二月二十六日准尚書省劄朝請大夫新除侍御史張叔椿奏臣蒙恩除前件差遣即具辭免伏准省劄備奉聖旨不允臣仰承威命未敢再有陳請臣竊見本臺檢法官李謙主簿彭某以元辟官替移陳乞改差照得本臺屬官二員雖許臺長奏辟若所辟已得其當難以數有更易緣此二人文學操履甚協士論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依舊在任伏候敕旨十二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謙等恭承恩旨至于稠疊再三違戾宜行重誅然臣之事君不惟以承命爲信而亦以盡己爲忠不盡所懷即爲不忠是以不憚煩瀆再敢控陳謙等昨從事侍御史林大中奏辟入臺林大中既遷謙等法合隨罷今來御史張叔椿雖再行奏辟緣謙等昨自入臺以來風憲之議無不預知其林大中所劾大理少卿宋之瑞回邪等事謙等亦嘗與聞今來林大中既除職與郡即是以前所劾爲非謙等稗贊無狀豈得無罪若再從辟入臺是以稗贊無狀之人復誤憲府不惟累朝廷舉措之公亦害謙等去就之義欲望特賜敷奏與謙等一在外差遣下御史臺別辟屬官庶得允當伏候指揮

同李臺法再辭免除寺丞申省狀

照得謙等昨具狀申尚書省乞免辟入臺陳乞一在外差遣正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李謙除太常丞彭某除司農寺丞謙等以求去得遷實不遑處未敢供職遂再具狀轉申朝廷辭免新除恩命正月四日准省劄檢會謙等前月所申第一狀陳乞一等差遣第二狀陳乞在外差遣劄付謙等照會竊緣謙等昨來三狀申尚書省陳乞差遣各有事因第一次緣侍御史林朝請除吏部侍郎謙等係所辟官屬法當隨罷所以止申乞一等差遣第二次緣林朝請已除職與郡謙等爲屬無狀義當同出所以再申乞在外差遣卽不敢前後異同謙等緣正月二日所申未准處分須至再具申稟欲望檢照謙等前後所申特賜敷奏與謙等一在外合入差遣庶安愚分伏候指揮

辭免除司農寺丞申省狀

正月初一日伏准尚書省劄除司農寺丞某祇省成命踧踖不遑伏念某近三具狀申尚書省乞免再辟御史臺主簿仍乞在外差遣方懼得罪乃蒙遷擢不勝惶恐緣其前狀所申不特以林侍御出臺法合隨罷實以某在臺之日裨贊無狀今林侍御旣以論事外補某義當同出若乞出得遷實所難處欲望鈞慈檢會某前後所申特賜敷奏與某在外合入差遣庶安愚分伏候指揮

辭免除祕書郎申省狀

照得某今月初四日伏准尚書省劄三省同奉聖旨彭某除祕書郎某微賤之官祇拜恩命自合卽日供職不當辭免緣某疎庸不學濫廁班行三年三遷蔑有補報近嘗控告朝廷乞一在外差遣繼蒙除丞農

扈。僅涉兩月。復有此命。晉遷之數。本自異恩。揆之初心。委實難處。欲望檢會某前來陳乞補外各狀。特賜敷奏。與某一在外合人差遣。庶安愚分。伏候指揮。

辭免除起居舍人申省狀

某今月九日。准尚書省劄。三省同奉聖旨。彭某可除起居舍人。日下供職者。某忽拜隆恩。不勝悚懼。伏念某學疎才下。無以踰人。濫廁班行。疊叨遷用。分當引去。屢請未從。方比懷慚。驟膺拔擢。竊惟記注之職。士林高選。顧如今日在廷之彥。與夫寰宇未用之材。若采其學識。則某最凡。計以資望。則某尚淺。雖蒙容簡。有此親除。既匪其人。難以冒處。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成命。改畀時髦。庶穆師言。少安愚分。伏候指揮。

再辭免除起居舍人申省狀

某近狀辭免新除起居舍人恩命。三省同奉聖旨不允。兼職依舊者。竊惟記注之官。號爲嚴近。倘非俊乂之士。不在選掄。故必屢試而後除。皆有已事之可驗。忽容晚進。徑躐清班。地望高而差擇之輕。人物凡而陞道之驟。自知不可。公議謂何。又況近時尤嚴資格。雖欲脫拘攣之轍。以示激揚。然反取妄庸之人。恐啟僥倖。敢貪寵利。遂誤公朝。輒申方寸之私。不避再三之瀆。冀回恩旨。改授能賢。庶使孤蹤。獲安職分。謹具狀申尚書省。伏望鈞慈。特賜敷奏施行。

繳納右史直講告敕申省狀

某疎庸不才。誤蒙聖恩。擢寘右史。效職以來。今涉半年。委無毫髮可以補報。有靦顏面。難以安職。除已具

奏乞賜竄黜外現已出門迤邐前塗恭俟威命所有現任起居舍人告幷兼皇太子嘉王府直講敕須至繳納尙書省伏乞敷奏施行

待罪候車駕過宮申省狀

照得某昨同侍從入奏以論思無補居家待罪恭准聖旨令日下供職某嘗具奏乞車駕早賜過宮依舊居家俟命四月二十七日再准省劄三省同奉聖旨已降指揮日下依舊供職重念某身無寸長謬司記注嘗謂後之史官君擧必書謂之善于其職則可謂之忠于其君則未可與其必書以懲其失于後孰若熟諫以救其失于先故于効職之初嘗以此言具奏近日伏見車駕久不過宮委不忍書之史册以玷聖德數竭忠悃妄有奏陳今旣未聞過宮之期豈可徒擧載筆之職記君之過委負初心已同侍從人等入奏乞五月初一日過宮現依舊居家俟命

辭免除職與郡申省狀

某今月初九日內殿宣引嘗具劄子奏論知閤門事韓侂胄依託聲勢竊弄威福雖蒙容納未見處分閽門屛處恭俟誅夷今月十二日伏准省劄韓侂胄特轉一官與在京宮觀某除煥章閣待制與郡某聞命戰惕不知所容恭惟皇上從善如流不間遐遠如某愚戇尤荷開容今旣信用其言雖死無憾安敢復叨恩寵以爲己榮次對陛華承流重寄豈玆庸謬所可克當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命畀以祠祿使之少安愚分得以屛處自修不勝幸甚伏候指揮

再辭除職申省狀

某近具狀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與郡恩命。伏准省劄。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伏念某空疎不學。愚戇無用。偶事潛邸。誤辱眷知。連月之間。寵數狎至。日思圖報。不敢自安。論建疎庸。宜被訶遣。尚容補郡。本出寬恩。某自初入朝。資序甚淺。猶未作縣。謬列班行。五年之間。叨竊爲守。揆之愚分。已爲濫冒。再勤威命。不敢固辭。惟是職名。本待有功。當去之人。豈容冒此。宜黜而陟。恐累初政。伏望朝廷。特賜敷奏。令某止以現官。畀之小壘。所有新除煥章閣待制恩命。乞賜寢罷。不勝幸甚。伏候指揮。

辭免贛州乞宮觀申省狀

某十一月十二日。伏准省劄。勘會知贛州衞涇。已除太常少卿。差下彭某合行赴上。十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所在州軍。差撥兵級三十人。津發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某照得昨准告授前件差遣。某已兩具辭免。未拜俞音。某現爲庶官。辭免之制。不可煩瀆。又衞涇現已陛辭。合行赴上。某尚有兩年之次。可以尋訪醫藥。覬幸安痊。由是不敢稽留威命。久而不拜。今來衞涇既除他官。恭准指揮。催發之任。自顧某日卽病殘如此。豈可復勝委寄。跼天蹐地。殆無所容。重念某才無過人。不周世用。誤蒙聖朝簡拔。驟置從班。坐累十年。一旦起發畀以大郡。切近鄉閭。地望甚高。俾入不薄。使某自擇。亦不能如此便利。且某方被命之時。計闕期尚有三年。繼而現任幷合赴上人相繼改除。造化無心。若有委曲。某心非木石。豈不能知。甚欲黽勉稟承仰副朝廷錄用之意。某嘗忝從列。義不辭難。若有使令。安可辭避。儻託以疾病。偃蹇

臥家。是名欺君。罪在不赦。某雖卑愚。戇安敢犯此。實緣某數年以來。疾病交攻。名狀非一。頃者咯血之疾。半年一發。率以爲常。今夏以來。發作頓併。數月之間。已至六七。近以心氣不寧。其疾大作。不免療以涼劑。用之過當。脾胃頓衰。驟冒冬寒。遂成脾脹。飲食遽減。一日之間。僅能一食。體瘦如削。步履艱辛。現今閒居。專意醫藥。尙費支吾。若使之出從王事。必至顚越。況今贛州係是本路控扼去處。兼制巓外兵甲。必得威望足以鎭壓。才力足以酬應之人。方能上寬憂顧。而某形軀支離。人所輕侮。精神荒曠。事必曠瘝。脫有意外。必誤家國。雖抵竄殛。不足以贖。是以忘其冒昧。籲天以請。不敢輒具奏聞。欲望鈞慈。特爲敷奏。且與寢罷贛州之命。若朝廷憐其貧病。再畀祠祿。使得一意醫藥。實爲隆天厚地之施。自此疾病苟痊。雖繁艱任使。所不敢辭。伏候指揮。

辭免除殿撰申省狀

某昨准省劄。勘會知贛州衞涇。已除太常少卿。差下彭某合行赴上。十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所在州軍。差撥兵級三十人。津發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某緣舊疾未痊。再具狀申尙書省。陳乞祠祿。十二月二十四日。准尙書省劄。三省同奉聖旨。除集英殿修撰。依所乞宮觀。某恭聞成命。感極涕零。伏念某蟣虱小臣。屢犯威聽。揆以臣子事君之義。合受古人方命之誅。乃蒙聖慈。委曲全護。念其犬馬之疾。特推帷蓋之恩。畀以閒祠。已爲微臣再生之幸。惟是論撰之職。著位最淸。朝廷設此。所以優待有功之臣。而某起廢之初。未效微力。使之守地。屢以疾辭。自合坐其不恭。豈可反膺異數。乃是宜責而賞。徇私妨公。其

在與起事功之秋。恐失激勸臣下之意。所關甚大。焉敢苟安。伏望鈞慈。特爲敷奏。且令依舊祠祿。所有除職指揮。特與收回。不惟朝廷予之不爲過恩。仰使小臣受之不致傷義。庶幾終始。不累生成。伏候指揮。

止堂集卷八

經解

需繇辭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序卦曰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需何以爲飲食之道物之需于外者莫急于飲食故序卦舉其大者言之也卦本以需待爲義然必曰有孚者孚實也謂實有諸此而後可待諸彼也猶之萬物必有根本而後可需雨露之發生使無其本焉何需之云故泛而言之必有其德然後可需時之用必用其人然後可需世之治必事其事然後可需功之成蔑無一焉而曰吾有所需非有孚之義也惟其有孚故光明而亨得正而吉雖天下之大難亦可以濟矣或曰時方需也何遽有光亨貞吉而又曰利涉大川則是欲使之見于用也豈不害需之義乎曰不然惟其需故能如此也聖人先言有孚則是其才足以亨且吉而濟大難者惟有此才而時不可乃能需以待之則其光亨貞吉宜也大川之險非有才而能需者孰利涉乎

需彖辭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五以剛實居中爲孚之象孚謂其中之實也需之所以光亨貞吉者政以五據天位之尊用正中

之道。以是實有之理。需以待之耳。然則所謂需者。豈徒見險不進。一無所爲之謂乎。以此而濟大難。宜乎其往而有功也。何也。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濟大難者。決非輕于犯險之人所能也。

需象辭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象取雲上于天。奈何。坎爲水也。而升於天之上。則爲雲。雲方升于天。必待陰陽氣和。然後成雨。故爲需待之象。其曰。君子以飲食宴樂。何也。雲上于天。陰陽未和。則尙未能成雨。有需待之義。亦猶君子蓄其才德。而未見于施爲也。君子觀雲上于天需而爲雨之象。懷其道義。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居易以俟夫命而已。夫需者蓋以其有而不用也。有而不用者。常懼夫心之不平。而氣之易動。心之不平。而氣之易動。雖需亦何益哉。然則觀需之象。而飲食宴樂。眞能盡需之道者也。

需初九爻辭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初之需于郊。何也。謂其遠于險也。郊爲平曠安閒之地。需而于是。宜其吉矣。而猶有利用恆之戒何也。初以陽居陽。好動者也。凡物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使迫于險。猶必知所憂懼。而後能需。今遠于險。而性又好動。難乎用恆矣。處此者所以利之也。爻有以位言者。有以情言者。郊以位言。初也。利用恆者。以其情而戒之也。

需初九象辭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既不犯難自可无咎而又恐其失常奈何程子曰身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雖有所需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蓋用常之人不爲利誘不爲才役動循于理知其當需而需之初不待迫于勢之不可尼于時之難行而後止也使迫于勢尼于時而後止則身雖不進而常有不自已之心其動也安保其不乖于理乎

需九二爻辭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坎爲水近水者則有沙二去險已近則爲需于沙小有言者謂小有言語之傷也言語之傷亦患難之淺者耳二近于險常患其心不寬平心不寬平則躁急迫切無所不至是故有常者乃喜于需寬平者乃不害于需所以初用常則无咎二衍在中則終吉然以初比二初去險猶遠二去險已近而初止无咎二乃終吉何也蓋初則以剛居剛而恐其不能用常故聖人發利用恆之戒而僅以无咎許之若二則雖剛而居柔用中是已能寬平者也故聖人直許之以終吉以是知需之善否不在險之遠近特繫所以處之者如何耳

需九二象辭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衍寬平也人惟寬平故能需二以寬平居中安得不吉然則二何以能寬平也二多譽者以其居下而在外自有寬平之意而又以九居之爲以剛用柔剛而能柔非寬平者不能也

需九三爻辭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泥比之沙尤近于水九三以剛居剛而在健體之上輕進易動理所必有故有致寇之象焉險猶在外自我近之故曰致然無凶咎之辭而聖人之于象又許以敬謹不敗者雖迫于險猶能需也但患剛躁而不知敬謹耳敬則用心不貳謹則遇事不輕以敬與謹而處患難喪敗可免矣夫自我致寇無復可逃處之有道猶可免敗與夫陷身于險不知改過以致殞滅者豈可同日而語哉聖人憂患天下之意尤于此爻見之

需九三象辭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其曰災在外奈何謂在險外而未陷于險也所以猶許其敬慎也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三之逼近于險乃我自致之苟能敬慎則所以致災者亡矣故不至于敗也聖人教人以去災之道如此可謂愛之之至矣

需六四爻辭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血者陰陽爭而有所傷也穴者物所安也四固安其所者然已居險體三陽在下陽姓好進進而遇險無有不爭若需于是則有傷之道焉故必出自穴而後可也穴者物所安也以六居四爲以柔居陰又在上卦之下乃安于此者而能畏避三陽出而避之則不至于凶矣聖人教人以需而此乃教之以出奈何必知此義而後可以需也未入險中故可以需若已在險而需是爲需于血矣

需九五爻辭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五以陽剛居尊位無施不可何復需之有而乃云需于酒食何也天下之理固有當需者也于當需之時無所作爲惟飲食宴安和平其心以俟之此需之正者也安得而不吉人君所需其大者不過天時之未順民心之未得諸侯之未懷夷狄之未服如此等事使其心不和平有待而發其禍將有不勝言者五居中守正既得需之道舍和平心志之外無他事也故有需于酒食之辭酒食但指日用不可無者而言如詩言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相似以見其無所作爲靜之至也楊氏乃引小雅燕羣臣樂嘉賓之事以爲說則過矣

需九五象辭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此言中正奈何謂其居中得正也既居中得正則所需何往而不遂故必如五之中正而後可以需于酒食若謂其徒餔啜荒湎而已則所需乃凶之道也

需上六爻辭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自初至五皆有所需至上則居險之終當需之極險終則無所需需極則有所得又以柔居陰宜安其處矣故爲入于穴穴物之所安也奈下之三陽本非在下之物徒以坎險在前故需而不進今險既終矣需既極矣三陽上進不待促之而自來矣當是之時上將安處哉儻自知其陰居陽上處非其位不與之校敬以待之則亦庶幾其無失矣蓋上以柔居陰非與物競者

也。故敬則終吉焉。大抵需與訟。義正相反。需則不爭。訟則爭矣。惟其不爭。故雖陷于險。而亦可以免。惟其爭。故雖已受服。猶將褫之。人當需而不能需。則入于訟無疑矣。可不戒哉。

中谷有蓷首章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與也。水所注曰谷。蓷。茺蔚也。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暵。燥也。仳。別也。嘅。嘆聲。蓷生谷中。旱之所難及也。今暵其乾矣。乾者。本無滋澤。易于暵也。以蓷之被暵。興夫婦遭艱難而相棄。故仳離之女。嘅然興歎傷己遇人之窮厄如此。人蓋指其夫也。

中谷有蓷次章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與也。脩。長也。物之長者先受日。故易暵。條。歗貌。歗。蹙口出聲也。歗之悲恨深于嘆矣。淑。善也。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爲善事。凶禍爲不善事也。夫婦遭饑饉而相棄。乃薄之甚者。而詩人止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曾無怨懟已甚之詞。可謂厚之至矣。

中谷有蓷三章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與也。旱甚則蓷之生于濕者。亦不免矣。啜泣貌。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矣。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

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于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詩人舉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以爲政荒民散。將無以爲國矣。湯初征自葛。而至于攸徂之民。室家相慶。豈無爲而然哉。

狡童首章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賦也。孔氏云。狡童非有定名。山有扶蘇。指忽所美之人。此蓋指忽也。童。小子之稱。經傳言人無所知。多目之爲童。如易以六五爲童蒙。左傳謂魯昭公十九年猶有童心之類是也。是詩以狡童指忽。蓋譏其無君道爾。

狡童次章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賦也。息。喘息也。食謂不與之食天祿也。詳味此詩。懇懇之意。其愛忽也至矣。而終斥之爲狡童。何也。忽不能盡君人之道。而詩人不失愛君之義。目之爲狡童者。天理之公也。愛之至于不能餐不能息者。天理之正也。雖愛之至。亦不敢沒其實。此所以爲詩人之性情歟。

雞鳴第三章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賦也。夜將旦而百蟲俱作。薨薨。衆也。予。女自謂子。指其君子而言。蟲飛薨薨。則東方既明之時。予豈不欲與子同夢而寢哉。羣臣之會于朝者。亦欲退朝而歸。治其

家事。不可不早作也。豈可以我之故。而令人憎子乎。積此懇惻之意。眞足以感動其君子也。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而動。晦而休。而雞者動之最早者也。故以雞爲夙興之候。凡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君子之聽朝。皆于是節焉。蓋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淸明湛然。以觀理則理明。以理事則事治。至蟲飛薨薨之時。而猶留連衽席之欲。則其昏可知矣。此賢妃正女。所以必于是時致其警戒之意歟。毛氏曰。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語雖近而意遠。眞得此詩之大指也。

講義

濟邸講堂王霸辨釋義

前日蒙大王出示王霸辨。仰見學得其要。不勝悅服。但王霸之分。雖不過公私兩字。亦要人別得分明。如齊桓公伐楚。責之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此舉雖然似公。其實欲假此服楚。以霸諸侯。卻是私意。所以爲霸。古今辨王霸無如孟子。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無所爲而然也。以力假仁者。有所爲而然也。且舉眼前事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若是自家心中。眞的見得孺子入井。實是可惜。卽是元來惻隱之眞心。無所爲而然。故謂之以德行仁。若是心中欲救此孺子。以納交于其父母。欲要譽于鄉黨朋友。卽是有所爲而然。故謂之以力假仁者。此便是天理人欲之分。須是日用間仔細點檢。若是此心發于無所爲。從而充養。不要間斷。如此卽入王道。若是此心發于有所爲。能自警覺。不遠而復。卽不陷于霸道。每于發處便下

工夫大抵一日之間一念之發無所爲處絕少有所爲處甚多不可不謹也王霸之分在此而已

宜春講義發辭

讀古人之書當知古人之心心也者乃聖賢傳道之實地也苟不得其心則雖親見其人聞其言且不能無疑而況于書乎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夫所謂其人者非特指方策之文武也方策之文武已亡而吾心之文武猶在是烏可不察也哉孟子七篇之書人能誦之然知其道者絕少非其書之果難讀也知讀其書而不知存其心耳試與諸君舉其切近者言之其書有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夫舜跖之聖愚易分而一念之善利難擇孟子循其一念之差極之于舜跖之別其所以拯救衰世扶持人心者明白蓋如此諸君果有意于斯乎平居暇日試察其一念之所從起如哭死而哀見親而泚感孺子之入井而怵惕初無爲而然者無非善也而其所謂利者非特殖貨財貪名位而已凡哭死而爲生泚顙而爲人見孺子之入井而欲內交欲要譽有一毫計護之心者無非利也善則充之利則遏之精察于毫釐之間而不忽於隱微之際則吾視聽言動無非七篇之書而何講誦之有不然某今日之云云蓋有所不得已也

孟子好辯章講義

詳觀孟子此章大指蓋示天下以明人道立人極之法也夫人得天地之正氣以成形而禽獸則得氣之

偏者也。人得天地之正理以成性。而禽獸則得理之偏者也。人道盛。則世亦從而盛。人道衰。則世亦從而衰。此一治一亂所以分也。自古聖賢易亂爲治。必自此始。所以堯當洪水未平之時。獸蹄鳥跡之道。交于中國。舉舜而敷治焉。而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使禹平水土。使稷導稼穡。又恐民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也。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自堯之後。凡君天下者。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則治。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則亂。故夏季之君。不能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及湯克夏。則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又作三風十愆之戒。以警後嗣。堯之道也。商末之君。不能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武王既克商。則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堯之道也。上下二千餘年。如出一轍。及至後世。邪說既作。人心先壞。三綱五常。日就淪斁。內自閨門。外極四海。往往皆淪胥于禽獸之行。不自知覺。自孟軻而下。在下者無復以王道開導人心。在上者無復以王法紀綱人道。所以乍治忽亂。不能長久。然其治也。未嘗不由王道之明。王法之行。其亂也。未有不由王道之晦。王法之廢。而所謂王道者。莫要于三綱五常。所謂王法者。立爲品式條目。維持此道者也。舍此則率天下而爲禽獸。亂亡無日矣。孟軻之辯楊墨。政以其弊至于無父無君。則于禽獸又何擇哉。後之君天下者。欲識治亂之分。其于此焉辨之足矣。

進故事　案此首從名臣奏議補入。附講義之後。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章臣龜年曰。盈之此說。乃後世不能復古之根本也。凡古制之所以壞者。必

有私情蠹之。私情不能去。而求復古。無是理也。盈之既知什一之不可重。關市之不可征。亦知民之不堪。而古之當復矣。在戰國時。如盈之用心者。豈不可進。而孟子闢之如此其嚴者。政恐其有所牽繫也。盈之所謂今茲未能者。果何爲哉。不求其所以未能者先去之。而徒欲少損以收復古之名。此君子所甚惡也。蓋是非不兩立。公私不錯施。邪正不竝用。一廢則一興。一消則一長。所以古人謂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未有惡未去而能爲善者也。謂之今茲未能。則是其爲國猶有資于橫斂。而但欲少損以俟來年而後去。安保來年不復矣乎。奈何世之謀國者。多爲此論。以其易入也。聽人之謀者。多喜此論。以其易從也。若井田法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之說。若古人節儉。什一而稅。如太古難。宜少倣古以自節之說。世皆以爲通于世務。不知自今觀之。果何益哉。不特謀國如此。人君于遷善改過之間。而一爲此論所惑。則亦將因循苟且。展轉汩沒。卒陷于過失而已耳。可不戒哉。

止堂集卷九

策問

策問十道

問。榷茶非古也。始唐趙贊。議稅天下茶以爲常平。未竟而罷。貞元九年。乃定爲三等之法。歲得緡錢四十萬。而陸贄請儲以備水旱。初不以爲非也。然則天下之利。取之有名。用之有道。雖憂世之君子。亦不之責歟。自唐以來。茶之法蓋屢變矣。始則十稅其一。未幾十增其五。人固以爲厚也。及王涯變稅爲榷。而天下怨之。李石爲相。始復貞元之制。然自是而後。禁私販至于死罪。增稅額至有賸錢。亦幾于甚矣。本朝先用榷法。淳化中。乃令商賈買茶于園戶。輸錢于官場。謂之貼射。自交引行。而貼射復廢。然大率皆榷也。其後以榷爲不便。易而爲稅。然則唐之法。蓋由稅而爲榷。榷不便而復稅。本朝之法。蓋由榷而爲稅者也。今日其用榷法乎。用稅法乎。以爲榷耶。胡爲有產則有茶租。以爲稅耶。則復交引以防私販何耶。抑榷稅之法參用之便耶。不然。有是有非。當有所去耶。側聞藝祖平蜀。盡蠲苛斂。茶遂無禁。已而好事者始復議取。而負販失業之民。往往犯法。近日湖湘。亦有挾此以爲盜者。搢紳士大夫。頗思所以更張之。而未有策也。或曰。山澤之利。不可專也。盡利于民。民將安逃。不可不少弛也。或曰。國用猶有未充。歲入不能盡損。與其捐山澤之利以優末。孰若輕農田之征以重本。其說將安從乎。諸公懷有用之學。以待上舉。試爲有司籌之。

問古之所謂公私者誠難言也管叔周公之兄也而誅之人以爲周公之公也然大封同姓五十三國亦周公也親也而誅之以爲公則其封之也亦可指以爲私乎周公之心殆不然也詩人所以譏尹氏太師不過瑣瑣姻婭之黜仕爾然祁奚舉其子而乃不害其爲公何歟宋璟請放叔父未免爲避嫌爾避嫌非盛德事也若上下俱存形迹所憂詎不大歟崔祐甫相代宗未數月舉八百人多涉親故代宗詰之祐甫曰選擇百官不敢不謹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材行前輩謂天下之賢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熟其材行而用之則所遺亦多矣其論似中祐甫之失然不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乎古者設一相而止至中古始分左右聖人之所謂公者蓋如此也近世乃裂宰相之權于三省然中書出令則又有舍人之批敕門下省審則又有給事之封駁尚書奉行則又有御史之論奏其意非欲爲是紛紛也抑欲參同異廣忠益求以盡天下之公焉不然權萬紀嘗勃房玄齡王珪內外官攸不平而魏徵以爲玄齡珪所攸豈無一二人不當察其情終非阿私使推之得實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虛徒失委任大臣之意徵之所慮誠識大體然與所謂上下相維之意寧不悖乎必欲下盡同異之情上全體貌之節如之何其可也漢唐之亂皆以朋黨朋黨誠不得爲公也然識者乃謂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抑何歟商之離心固不足以當周之同德然同者未必公而異者未必私也不直此爾科舉自公薦而爲覆試自覆試而爲別試自別試而爲糊名銓選自品格而爲停年自停年而爲長名銓注自長名銓注而爲循資其法益嚴其制益密當不得行其私矣而得人反不如古是又何也抑公道之行不在茲歟或時世有異同而公道不得行歟

幸具言之以助有位君子欲張公道之意
問道弗自五典非道也士弗究五典非學也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敢問五者之行孰爲知孰爲仁孰爲勇而所謂一者又何在也謂無異道歟吾嘗學之矣輕重隆殺何其不齊也無父何怙無母何恃父母宜無異也而聖人乃曰資于事父以事母喪母以期以父在焉故也則尊莫先于父矣然變書將載晉侯其子名而斥之君子不以爲不孝則父子之道有不得行乎君臣之間也君臣爲重矣然詩有之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傳亦有之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古者至以君臣之從違參之朋友之是非而取決焉不敢詭隨于君以得罪于朋友則朋友亦不得爲輕矣然兄弟急難而朋友雖良不過永歎以義合者又豈得與天屬之愛比乎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自天屬之愛言之父母所不欲與己所宜不待較輕重而知也然舜乃不告而娶何也周公之于管蔡雖兄弟不敢愛焉豈又有重于父母兄弟者乎以子思所言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孟子所言貴貴尊賢之義毫分縷析愈微愈精此殆其大凡也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是數者固皆以善爲主乎然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安知所謂一者而求以協之耶抑輕重隆殺雖曰不同而所謂一者固行乎其間耶君子每教人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求所以樂者苟不擇善而固執之樂安從生哉國家學校所以明此也願與諸君講明之毋曰今日所較者藝爾

問書所以傳道也非書道其不傳矣乎三代而上易惟有畫而已禹敍九疇更數百年乃衍于箕子當時之書可謂少矣而知道者相望于世周衰孔子負帝王之學卒老于行于是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反視三代書莫備于此也然三千之徒惟以四代禮樂語顏淵而可與南面僅僅仲弓一人異時才難之歎誠有味其言之視其書則多于前攷其人則衰于舊道益明于書而人之知道者益鮮是何故也不寧惟是當漢之初壁書未出諸不在六藝之科者紛紛于世五經異同石渠猶未論也而董仲舒出焉其後如劉向揚雄皆號博極羣書然概之仲舒尚未可謂知道本朝盛時學于太學者至手抄公穀後漢書以讀未幾書盡摹刻往往易得自劉氏爲七經小傳以經名家者皆有訓義歐陽氏程氏王氏蘇氏其最著者也雖其學深淺不同然其間析理精微守道純固者自漢以下諸儒鮮能及之本朝學術遠繼三代實發于元祐然一時人物其所植立卒不盛于元祐之前何也豈道之明晦不係于書之多寡歟抑得之易故索之亦不精知之不難則守之亦不固歟將讀書固自有道不在乎佔畢之間也古者士既學經則所謂疏通知遠廣博易良之類發見于外誠不可誣而其未學也亦必視其性情之所宜求以矯其太過而濟其不及不如後世徒事涉獵而已或者亦每罪教之者以科舉而責之者不合乎性情也近世固有學道山林不苟求仕者朝廷固起而用之矣孔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有司固願聞諸君之有得于書且以其所疑告

問孔子教門弟子必以仁其目固不等也然究其凡近之語不過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是人無不可爲也

而顏子至于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力如此其苦以顏子且爾則他可知矣異時所謂以我爲隱乎者必其門弟子嘗有是疑也孟子言必稱堯舜而極其所以爲堯舜之道則不過曰徐行後長而已夫徐行後長塗之人皆能之何其易也而公孫丑乃曰道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何也夫聖賢常示人以所易而學者常學之以所難豈易之中自有所謂難者存乎然則非用力者不知也諸君學于斯久矣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固斯道之所以行也諸君今日之所難者何歟先難後獲願與諸君勉事斯語毋徒曰今日所較者藝也

問孟子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三代之學豈徒呻吟佔畢如後世而已人倫既明則自閨門達之天下自徐行後長循而至于聖人之天道同一塗轍爾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獨不在茲乎後世學校直名存耳然名之中苟得其實則效驗之應亦隨其實之深淺而著漢自武帝興太學至光武時始盛明帝幸辟雍親自講經近于好名然能屈身養老率士以行由是士以廉恥自將取重于世至延熹間清濁相形風俗激矣雖因是啓搢紳之禍自古論士氣之振亦鮮儷焉唐太宗大增學舍差擇名儒以爲師表效其制度未免誘士以利祿然嘗讀韓愈進學解則知當時取士猶兼行藝也故朱泚之變何蕃一叱而六館之士幡然徇義然則學校教養抑計其名乎抑計其實乎本朝學制文行兼采凡月書季效不惟屑屑于詞章之中法亦當察閨門鄉黨之行無玷缺者第有司視爲文具弗深效耳而士相與從事于學亦惟文之工拙是講是究抑末矣于末乎何取本之不立而徒溺于文浮靡勝而

質實衰無怪也今欲一變此習何修而可將甄別其履行以示勸耶有志于實學者亦惟嚴于幽獨不事表暴特未易知也標榜一立或長浮僞其爲世害又甚于文使聽其自修則悠悠之病夫人有之又懼其墮而終無以立也夫離羣索居學者所患然羣居可樂亦可懼也相觀而善願與諸君共慮之抑以自警焉敢問

問漢陳平論宰相之職詳矣其言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稱其職不知相之職止于此乎抑又有大者乎或曰兵者國之大事相所當知也自禹征有苗周公東征下逮春秋凡乘國成者蔑不從戎惟晉尤著然攷之周禮天官冢宰及兵事者政典以平邦國一語耳而宮正酒正之賤九嬪世婦之褻下至屨人亦屑屑領之而獨于兵不詳豈兵猶未得爲大事耶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謹其身而輔翼之以歸諸道者也周召相成王實尸此責而後世乃以屬經筵故前輩謂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在經筵豈不與古異乎古者天子諫臣七人說者謂卽四輔及三公也而後世有言責者獨諫官耳故前輩謂天下之事惟宰相可行惟諫官可言又豈不與古異乎是二者尤國家之大事獨不得使之如古何耶豈時有不同故事之先後緩急不得不異耶或大本旣正則其未自舉耶願具言之

問孟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置郵之貴乎速也尙矣在春秋時曰傳曰遽曰驛其制雖不詳大抵皆以速也攷之于漢有驛有郵驛以居傳置郵以行文書然有傳有置有馳有乘有軺而又有一乘六

乘之別。何耶。既有郵矣。其後又置驒。又何謂耶。京房請乘傳奏事。不可。乃得因郵上書。漢之傳法。似嚴于郵。然當時吏有郵書掾。府有督郵。至以太尉法曹專主郵驛科程。則其視郵置亦不輕也。趙充國自金城上屯田奏。至報下才七日。不可謂不速。而河內太守尙私具馬以爲驛。非猶以爲遲耶。本朝有驛有遞。然乘驛之制。今徒名存。惟遞以上下四方之奏報。有不容苟。郵卒厲他役之禁。私書重擅入之法。率兩州專一官以攷稽違。而又莅之以守若倅。督之以監司。而間察之以王人。抑已嚴矣。然文書遲緩。卒不能革。或曰。漢五里一郵。今之遞亦太疎矣。何以責其速。欲增遞而益卒。則現卒尙無食以給。可復冗耶。漢嘗置驛騎矣。國初遞有馬。有步馬。闕則取之羣牧司騏驥院。後或配之民間。今以卒代馬。何怪其期會之不如律也。若用舊制。豈不益重州縣費乎。或曰。唐給驛田。今官田所在而有。亦可復給否耶。諸軍及牧守間別置卒如漢私驛。似若便矣。或者又謂私驛既通。遞制益弛。亦果然否。天下之勢。當使如脉絡貫屬。而郵置者。蓋脉絡之所以行者也。抑何以使之不壅耶。幸詳以告。

問。有氣節之士。有功名之士。嗜功名者。多不拘攣。而負氣節者。亦少能自致于功名。何也。昔者曾西艴然不受管仲之擬。已而乃不敢自比子路。自九合之功論之。子路固所未有。然正纓之死。仲亦未必能也。聖門學者去取。乃如此。豈無說乎。漢之王陵。陳平。周勃。三子。固嘗自相謂訶矣。卒之成安劉之功者。平。勃也。而王陵無與焉。然有識君子。竟以王陵之事爲正。何也。豈功名不足論乎。魏相爲漢名相。事業與蕭曹並。後世莫及也。然有所奏請。多因之許伯輩。蕭望之不肯附麗許史。而風聲凜然。卒斃于小人之手。竇武。陳

蕃以黨人之故欲盡誅中常侍反爲搢紳之害不細而陳寔獨以交張讓由是多所全宥若以成敗論之則望之武蕃直一淺丈夫耳其然豈其然乎唐張易之嘗從容問狄仁傑自安之計則仁傑于易之分不疎矣反正之事實因易之闔其端倪而後仁傑得以自盡其說方仁傑周旋局促于羣小人之間豈能如裴炎輩明目張膽激貪立懦而五王之功竟成于仁傑豈功名之士未免有所避就歟裴度淮蔡之績史歸之斥罷監軍及觀其論皇甫鎛程異斥魏弘簡似非乏氣節者至于敬文之際羣凶縱橫度任上相若無預焉何也以度平日料之當不若是豈亦欲爲仁傑之事不得遂歟幸則爲仁傑不幸則爲度然則有志于功名者固未可必也而氣節一墮終身不復士大夫果安所去取耶夫士大夫而乏氣節本非一世之禍而徒悻悻然求以自免于名教而無所就亦有益于世否乎諸君問仕之始願相與商之以觀所決擇焉

問古有農後世有兵古非無兵也寓于農爾後世知有兵而不知有農雖謂之無農可也古者寓兵于農之利可覩已自秦以三晉之人事耕稼以秦人事攻戰而兵農之分已胚渾于此漢之兵制雖不能盡更秦舊然兵之大體尙寓于農焉故高帝謂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文帝與郡國爲銅虎符政爲發兵設也是以高帝方有事于楚之時雖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調之事竟則罷武帝從王恢之議以三十萬屯馬邑單于既走則亦罷其兵發兵罷兵才一月間爾豈如後世之終身衣食縣官而無所歸者乎董仲舒已謂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于古則兵出于農在漢已有未便何也自漢而

後。惟唐以府衞寓兵。稍合古制。然至太宗時。馬周已言徭役之繁數。不十數年。府兵法壞。衞士稍稍逃匿。至開元而宿衞遂不給矣。豈人不利于兵。故至此乎。攷之杜甫數詩。則當時從軍者之情狀。使人有不忍于中焉。然則兵果不可出于農乎。抑漢唐所以制之者。非其道乎。若信以爲可出于農也。何爲古者用之數百世。而不見其敝。後世釀農以養兵。似便于古矣。而亦不利焉。何也。古者有事則有用兵之費。無事則有裕民之政。自兵農一分。而兵之衣食。雖無事不可廢也。以聖天子焦勞爲民。而煩租苛斂。猶有不能去者。一欲有所蠲免。非斥內帑以補有司之經費。不可也。非以兵乎。此一事也。古者壯則集而爲兵。老則散而爲農。而今之兵。雖老不復農矣。汰之于行伍。而養之于州縣。不汰則無用。不養則無歸。然汰之者未免增卒。養之者未免增賦。此又一事也。夫兵出于農。則賦輕。兵不出于農。則賦重。理勢然也。今賦既重矣。而沿邊州郡。又有民兵焉。非已甚乎。本朝韓忠獻王自謂得養兵之說。以民雖稅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亦知民之不爲兵利矣。然竟刺義勇。何也。亦有不得已歟。此又一事也。夫欲盡如古者寓兵之制。則非惟有駭民之疑。而現隸兵者。亦恐無以處之。欲一仍今制。則又有前數事不可亟圖者。無已。則屯田營田。亦有可議者乎。屯田營田。雖非寓兵于農之制。而有寓兵于農之意。君子猶善之。然今日曰屯田營田爾。其賦之民何也。抑兵一隸籍。則于耕耨之事。有所憚而不肯爲歟。諸君通于世務。願共講明其當。以紓今日之憂。

止堂集卷十

序

內治聖鑒序

臣聞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其道自源徂流具有始終三代以後此學不傳然世之治亂鮮不由之三代既遠帝王家法質諸經傳惟周最爲較著蓋自姜嫄履帝之武肇開厥先以至古公姜女一德一心自家達國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季篤慶遂生文王以王季爲父武王爲子太任爲母太姒爲婦雍雍在宮肅肅在廟神罔時怨神罔時恫以御于家邦後世因以爲文王正家之效固矣抑其一家之間氣脉醇壹積之渾深天地至和之氣鍾發于此故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則易然也夫帝王之事載于書詠于詩散出于諸子百家視周或尤詳焉然究其正家始末未有如周者亦以記有文王世子詩有大明等篇綱條並舉先後具見故也嗚呼書之不可已也如是臣仰惟治朝家法上繼三代然典冊所載精粗大小繫日以書不復區別臣自得官成均成均舊有國朝會要及李燾所進續資治通鑑長編錄本因得竊讀乃撫祖宗正家等事萃爲一編因會要所次之目實之以長編記載之事一時名臣奏請有足裨補內治者亦復採錄間有愚見輒復論著凡二十卷名

之曰內治聖鑒雖分比次序不無逸謬不能如文王世子及大明等詩然其事則無愧于周而大學不傳之學世世萬萬子孫庶乎其可驗諸此矣紹熙五年正月十一日承議郎守起居舍人兼皇子嘉王府直講臣彭龜年謹序

易覽圖序（一作鏡古歷年圖）

古者史官記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時繫年自司馬氏作史記一變其法然猶以年表存編年之舊至西漢功臣表繫以大事始髣髴簡冊遺意由是以後古法寖不復見矣本朝司馬文正公作通鑑一書易史記爲編年裕陵錫名資治通鑑簡帙浩大未易竟編公嘗自周威烈至周世宗爲歷年圖年舉大事又嘗修國朝公卿年表倣司馬法各舉大事于上最後合二書爲稽古錄可謂精當矣然猶恨稽古錄不如歷年圖一覽可盡見也今世所傳圖乃自漢而下亦未嘗年舉大事恐非其舊姑因其圖實以稽古錄又參公資治通鑑本書及目錄舉要卽康節先生皇極經世書新安朱氏通鑑綱目東萊呂氏大事記眉山李氏通鑑長編譜而圖之名曰易覽圖非以求簡便也昌黎韓文公謂記事者必提其要蓋提要則綱領舉而數千年治亂如指諸掌矣若不韙之罪則不敢自恕焉

清江道院詩序

慶元初元春正月余守荊渚便道歸清江謁邑大夫臨邛常君大夫見余縣治之東偏有屋數楹扁曰清江道院余見而喜曰大夫待吾邑厚矣因問其所以爲道院者五賞罰有章也期會有信也文書有驗也

役止有度也。出納有程也。如此而已矣。余聞而益喜曰。若大夫所爲。寧以委而不治。聽物自理。泊然如虛無者之心哉。推此以稱天下皆道院可也。豈惟清江已哉。雖然州縣亦在人爲之何如耳。寬嚴厚薄。迭相乘除。今日之喜。余尙憂其往也。因以語大夫。大夫曰。余亦自憂也。大夫存必如此。余有望矣。聞道院落成。嘗有作爲歌詩。接民頌聲者。余不能也。大夫請序之。因書其往復語遺大夫。或者儻知余與大夫之心也。其庶幾乎。

送劉伯協序

某與伯協同鄉也。來宜春且同官。聲氣又同。每一見。必握手劇談。傾倒心腹。不啻如兄弟也。然某職在奔走。與伯協聚首不數日輒復散。而伯協亦多以檄出。出或不得別。別必悵然。今伯協歸矣。某留此。誰與如昔者哉。昔日與伯協易見難久。猶且恨恨。今一見不知復何日。能不介然于懷耶。伯協既行。執某而言曰。何以贈我。某曰。某與伯協平日無一語在藩牆外。今既爲不可知之別。敢以誑取乎。昔者子貢問友。夫子告之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某讀語至此。未嘗不悚然汗下也。夫人而有過。使朋友懷畏辱之心。而先有不可則止之意而後告之。則言之至于吾耳也。亦多歷節目矣。尙且有從與否。進德之難。蓋如是也。而可不勉乎。伯協能受人盡言。自是天資高明。發見于此。廣而充之。與禹聞善言則拜。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夏投其杖而拜。同一機也。其進豈可齊量哉。某之所以定交于伯協者。蓋在此。某恐去伯協而行乎頹波敗流之中。悵悵然無以自警也。臨岐分袂。情況作惡。豈碌碌餘子。所以相與者比他

日不相忘。善言當日至于某之側。是則爲祝伯協劉氏公非先生後也。

送徐琰序

古之令以字民。後之令以治財。世之議者皆曰。竭天下之財者令也。是豈令罪哉。責財者日與令敵。故令日與民敵。今而語令曰。何不爲古者之字民。是猶責矢人曰。何不爲函人之不傷人也。有是理乎。某觀今之百姓。冒法禁隱租稅。奸僞百出。以較尺寸。非獨其俗勝也。抑以煩科苛斂。有以使之爾。而士之求不爲令。其巧有甚于民之冒法隱稅者。豈令果不利于人哉。今爲令者。其責不在民而在財。然民有可取者。令鈎致殆盡。不卹也。而朝廷必欲使人爲令。其法亦密如此。嗚呼。人之情相去蓋無幾。使能體令之所以難者以體民。則民其庶幾乎。西安徐君。自入仕即攝武昌。自此或正或攝。凡歷三邑。餘二十年。今既去宜春。以法當入要近。其下亦當爲倅若守。終今以往。皆敵令之日矣。雖然。公無與令敵也。夫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君子于禽獸且爾。而況于民。公可謂親見百姓之生之難。而聲之慘然其可憐者也。公今日以身體民。後日公所至以身體令。某知民亦易立。令亦易爲矣。于其行也。因書以爲公別。且以爲後日相觀之地云。

跋

恭書紹熙甲寅賜講筵詔後跋

右紹熙甲寅秋九月。講筵詔書賜臣龜年者也。先是八月壬辰。宣引潛邸講讀官臣龜年。臣有開。臣由。上

御幄殿臣等合班奏事內侍宣示宸翰二一書書史十種一書十臣姓名臣等奏請聖意諭云卽日開講講筵舊所講書比講堂不能三之一朕驟當機務若聞見不博不足以應酬今添置講官十員令人專一書輪日赴講早講于殿上如故事晚依講堂坐講庶幾從容臣等再拜奏曰陛下此舉誠帝王盛德事也然今日萬幾殷繁不可與講堂比諭云事有章程豈妨講書人主在宮中若有暇日不過與宦官女子親爾孰若親儒生學士爲有益耶甲午降旨以行辛丑又親札諭詞臣朕增置講讀以廣問學政賴講讀之官紬繹經旨反覆開陳脫有闕遺因而救正庶幾有益不爲虛文丙午遂頒此詔訓詞委曲皆聖意也先日乙巳御重華宮大堂開講宰執皆侍晚復坐講之制臣嘗讀范祖禹帝學云歷覽載籍創業守成之主未有若祖宗皆好學者也然以臣觀之亦豈如今日之盛哉若坐講一事自乾興已後下逮治平呂公著諸臣屢請輒抑卒不能復陛下一日闢羣議而用之可不謂難歟臣學識膚淺獲侍金華旣不足以仰報簡知親見一時講讀之盛如此儻不能使後此者有攷焉臣罪大矣臣旣以此詔鐫之于石又推本詔意所發書于下方庶以爲聖朝萬世講讀之法云朝散郎煥章閣待制知江陵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充荆湖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本路營田使專一措置提督修城兼提舉義勇民兵清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彭龜年謹書

恭書潛邸賜所題梁燾奏語後跋慶元元年五月。

臣至愚極陋紹熙癸丑五月庚午蒙太上皇帝擢爲陛下潛邸講官越六日上講日昳讀元祐六年翰林

學士梁燾辨邪正奏甲午陛下賜以所題燾奏四十有八言聖謨簡大宸翰昭回前此講堂諸臣所未有也同列咸歆羨焉臣仰惟陛下天縱高明孜孜務學凡所講切必極體要臣初入邸聞燕閒之所有一髹碑大書知人難三字臣嘗問焉諭曰誠有之因援李德裕之言詰臣曰正人既呼小人爲邪小人亦謂正人爲邪果孰辨之臣對曰今日講學卽是辨君子小人之衡尺也孔伋中庸之書有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人主但當精思以明道誠意以正心日反己之所爲而自省察焉若情性近君子則小人不能惑若情性近小人則君子亦不能入矣諭曰誠要法也他日贊讀沈有開講書三風十愆至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顧有開曰何謂也有開以古誼對諭曰莫若遠頑童爲最急若比頑童色色有之欲不亡得乎夫當潛晦養德之時已知用力于堯舜所難如此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其辨君子小人若是決也固宜燾元祐間再仕再已後入翰苑乃上此疏惓惓邪正之辨累千餘言意猶不足而明容所加不過數語使燾獲事陛下當如何耶然燾之言立于今日眞莊周所謂百世之下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燾于是有光矣臣今錄燾奏于後使枯株朽木猶被雲漢潤澤庶幾萬世臣子知不用之言有用之之日也顧不幸歟慶元元年五月朔旦朝散郎煥章閣待制知江陵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充荆湖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本路營田使專一措置提督修城兼提舉義勇民兵清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彭龜年謹書

漢少帝編年後跋

或曰呂氏得罪于漢大矣自司馬氏以下皆繫之帝紀所以著其專制之罪而今獨出少帝之號何耶曰呂氏雖專制然猶託漢以令天下所置將相盡循高祖垂絕之言不敢改也與唐武氏異矣所以以少帝編年者欲以別于武氏耳罪有輕重烏得而同哉

劉子卿都梁紀聞後跋

右都梁紀聞東平劉侯守郡日所述也侯至郡之明年某被命迓客于境從侯問北事輒隨事應如其家事無鉅細久近不待忖臆嘗竊歎曰守邊者不當如是乎既反命見參政余公質使事畢泛及他所聞見至侯則曰邊刺惟都梁最賢然猶未知侯有是書也侯曾祖忠肅公熙寧中使北庭已襲例奏紀行一編又爲書備述遼近事以上裕陵大喜侯此書異時要亦送官爲宜昔歐陽六一公嘗云訓兵養卒伺釁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至于外料戎狄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己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所謂廟算而勝者也侯守邊而求以知彼知己可謂不苟矣

論

漢高帝論

漢高祖乘時崛興不由積累五年而成帝業自非英資絕人孰能至是知人善任使尤其所長所以滅秦埽項若此甚易然資高而不學氣充而志卑承周秦更變之餘先王法制雖悉破壞未至如後世影滅迹絕不可攷尋而乃安于小成自甘淺陋司馬遷史記高祖大事多捨不錄而獨載其置酒洛陽南宮蓋傷

其志以此爲至足而遂已也。使後世不復見三代之治。非高祖之罪乎。孝文恭儉仁恕。出于天性。然習聞黃老之說。遂認安靜掩讓以爲至道。無復帝王之志。三代以後。雖爲賢主。僅足以致筐篚之盛。視渾渾灝灝忠厚氣象。蓋蔑如也。孝景忌刻寡恩。孝武剛暴多欲。孝宣察慧不弘。雖其施設間有可取。而大本已失。治效亦駸。所可惜者。孝昭幼沖明睿。輔導非人。未究其成耳。若孝元之柔弱。孝成之荒淫。孝哀之昏暗。皆不足道也。然漢業之成。雖自高祖。而其敗也。亦自高祖。當經營伊始之時。而邪涔妖孽已能爲祟。韓彭之死。皆由呂氏大權所在。人心易遷。其所以動易子之謀。出盟臣之策。彌留之際。猶惓惓于分命大臣。亦慮此也。卒之身未及寒。而愛子已戕。不出房闥。制天下于女子之手。自是而後。天下之重。乃在外戚。景帝忌刻如此。不能不爲太后而私梁王。孝武忍殺竇嬰。而乃不敢睥睨田蚡。非亦以太后故歟。至宣帝親歷霍氏之禍。其監不遠。然魏相號稱上意。而不能不因許伯奏事。自是累世耳目所習。不以外戚之重爲怪。遂使王氏竟擅大權。當哀帝時。雖略斂退而丁傅用事。同一亂轍。天復假王后之年。至歷五世。而漢業卒爲莽所移。撫所由來。罪將誰歸歟。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其漢之謂歟。

兵論

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故聖人以師爲毒天下之民。夫子論行軍。亦曰。必也臨事而懼。蓋爲此也。嘗觀文王遣戍役之詩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又曰。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勞還卒之詩曰。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常

若有幽憂不樂之意。而車馬兵甲。亦不過使之整比嚴肅。以待敵人。何嘗高上氣力。專事戰鬬如秦人哉。秦固以此強。然亦以此亡。古人謂周過其歷。秦不及期。此亦可以攷矣。

記

隆興府武寧縣修獄記

某年某月某日。隆興府武寧縣新獄成。爲屋若干楹。東西牢若干。中爲訊事之所。庖湢居後。凡獄具皆更創如律令。以書屬余記。余辭有親喪。又暮年。申囑于其客歐陽震。余詮之曰。聞令之舉茲役也。至財數月。弊去奸戢。邑用整飭。每旦作。吏鶉衣十數輩。相推排庭中。一揖退吏舍。舐筆聽文書下。盡日無一紙。百姓入官府如家事已掉臂出。昔不輸賦者。以後爲恥。化幾行矣。而乃汲汲于是。其于緩急先後何如也。不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況令儒者也。客曰。是則然矣。吾聞古人之治其國。本末具舉。雖曰聽訟而無訟之化行焉。豈謂一事不問。懵不辨是非曲直。眞僞猥以無繫爲無訟。以蓋其不能。如今之所謂儒者乎。今非謂是足以記也。然則何記之。爲余與令同年。知其爲人。是胸中磊落。不可以世軒輊者也。視一切功業。如太空浮雲。成不足榮。敗不足辱。彼數楹之起復。曾何足以侈令。而況于獄。令大字深刻。墨而載之四方。使好事者。或以當壁墁曰。是武寧縣新獄記。得無望之戚然者耶。客曰。令不避此名也。自有此邑。即有此獄。遠不可攷。以耳目所接。十年不一治。治又不過支傾拄危。而于觀于臺者。日相新也。顧屋壽能幾何。儻有歲月可稽。使來者視其久近。以驗屋之壯老而有感焉。其興廢或過于今。亦未可知也。余不能詰。

于是次第客反復語併記之。亦欲見令之所爲不苟。客知之矣。孟浩養直。令姓名字也。今爲朝奉郎。某年某月某日。具位清江彭某記。

止堂集卷十一

書

上漕司論州縣應副軍糧支除書

某竊見去年茶寇方盛時江鄂大軍諸路禁軍士軍弓手百姓保甲動以萬計所支錢糧皆有朝旨不拘是何項官錢應副之與者例有重罰如本州萍鄉止以臨江弓手資糧不繼至于奏聞當時非諸司爲之辨雪則亦幾于不免其勢如此其急也及事定計費上其凡目則大軍之費始爲豁除其餘禁軍士軍弓手保甲之費則責之州縣自辦此何意耶夫小民之家歲課登場必先罄其所得以償逋負彼非樂于此也誠恐今日之不償則後日之不可恃耳天下之變如長河大江橫潰衝決防此出彼豈有定所哉而獨謂茶寇既平無復有事可乎若以州縣之財有餘而出此猶且不可況今州縣例皆困匱縣之負州州之負大農者動以萬計也而安得復有餘力以及此耶今雖不復豁除州縣必無填補徒爲欠目且負曲聲此似非明白之政也其區區之言惟惜事體節下無曰某州縣之吏也徒爲地之州縣焉幸甚

上漕司論科舉失士之弊書

照得今歲科舉所差試官政隸使臺有二事繫士子利害甚重敢縷具申稟夫今世士大夫好挾客氣以敗公事不獨攷校病之然其他事或有差失尙可追改至于攷校一分得失更不可移而尋常試官多有

趣向不侔議論不協循至忿爭遷怒士子夫求士子終身決于其一日之文固未易見也幸而有詞華過人學識兼茂者豈不可共爲惜之奈何攷校之官一或交惡便生忌嫉過求疵類加以詆訾間有至于黜落者此一事也夫分房攷校本非良法固有一房合取若干人而可取者少亦有可取者多而有不得取者人之聰明本亦有限至于老少尤不相侔奈何攷校之官類以分攷之故恥以本房卷子分與他人而又精力不逮不能自攷至有不曾經眼者此二事也欲望台慈于未差試官以前凡一路應差之官人與一劄子具道此意使之體前日一己之難知今日士子之不易毋恃客氣生私忿無以分攷害公法使士子有以進身朝廷不致失士不勝幸甚

論禁糯米書

夫秫之有禁雖非甲令而所在用之不以爲怪此固出于權時之宜然直以法之所不當有者設之于政令則有所不可夫禁酒法也秫非止可以酒而禁絕之此與有其具者同也以法禁酒雖稍嚴密人不敢尤而禁秫亦若酒則人病我矣何也秫非法禁而我禁之也某嘗讀孟子至臣始至于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乃知法禁一立雖有聖賢不敢踰越爲禁者烏可苟乎哉某近自臨汝歸聞有以秫得罪者某已疑之嘗欲進區區之說而不敢瀆蓋曰此固先生懲一之術也不謂其至於再焉再已甚矣某懼繼之者猶未已也某聞今之爲州郡者皆曰與其索于本不若禁其末故于酒稅尤切留意此于上下急迫之時可謂知所先後者也然天下之事亦豈可爲已甚者哉今之官權視昔者已大益今之私權視昔者已大

損則固不可不權其輕重而爲之弛張也某謂秫之禁當少弛焉若不得不禁則亦不當如酒之嚴有秫者亦不當罪之與有酒者比此言使有識者聞之猶當唫鄙先生幸勿以爲狂而深思之

論邏者之弊書

覘邏之人昔人固嘗用之而君子不以爲然蓋人之所以貴夫聰明謂其于天下之理無所不見而今乃付之數邏者是吾之聰明止于數人者之耳目豈不狹哉世之好用邏者其說曰邏者雖不足信而吾能用之非也夫小人之求于君子亦必自誠信以入彼非眞誠信也以誠信而用其虛詐耳今日言一事實也而明日則虛矣明日言一事虛也而後日則實矣神出鬼沒千變萬化而君子之權已在其股掌之中以術御之者又不過取其所畏惡者隨而察之夫小人之情安可保哉固有外若矛盾而中實膠漆者使吾一墮其計則蔽之外又生一蔽也而吾之聰明愈狹矣又曰邏者之言雖不可盡用而吾能用之有用有舍焉非也夫今日聞某人有某事吾雖不聽而其疑根已生于此他日或有觸吾之疑則未必不以是爲非以黑爲白也故人莫病乎以成心應物成心應物則其差必遠矣又曰邏所以禁惡也而善者吾所不問亦非也某謂邏不足以懼惡者而反以懼善者何也善者非果有惡之可懼懼其爲邏者之所中也故邏者出而善人有不安焉而禁惡者亦不當出此夫君子之在天下當使爲不善者曰吾懼君子之聞之也而今乃曰吾懼邏者之得之也是人不畏君子而畏邏者苟有得于邏者則雖爲不善不病矣寧不爲君子之玷乎恭惟閣下講學甚篤擇義甚精豈有于此而不洞然者政如滄江平湖澄潔虛靜一芥浮

游其間。若未害也。而離婁子耑然視之。以爲不若無之爲快。儻辱加察焉。爲道以屏絕之。使此輩言語。無得以爲聰明之累。不勝幸甚

上趙漕論常平欠折書

照得本州常平。係逐年州郡。以新易陳。遂致折欠。雖斗斛出入。本無弊病。然陳米貯積既久。其性已定。新米未免作熱。所折自多。假使自始至今。歲率以石。石率以升計之。數不止此。今來銷折之數。朝廷計亦知之。故于赦文。明有除豁之文。本州亦已發明申常平司。乃蒙行監合干人賠償。緣此事窮究從來。干涉者衆。似聞常平職事。暫澈使臺。輒敢輕率以告。蒙察其本非作弊。特與依赦除豁。則被賜者非一人而已。此非獨爲諸阜輩地。蓋其間多有現管倉場之人。若監繫不已。常平未有分毫之補。其他已有丘山之損。必然之理也。此事嘗略申稟。故復縷陳。賜察萬幸。

上袁守論苗倉收土米耗書

契勘本州支移苗倉。自省耗之外。有明會耗。有州用耗。有土米耗。取之雖若重疊。而攷之各有自來。時世不同。用度寖廣。未容一切末減。其間欲擇其取之無謂。用之無度者去之。則土米耗所不可不講也。夫取土米之耗。其目有二。曰斛面。曰點合。斛面有高低。點合有多少。縱舍所不可知。稽攷所不可得。凡從前倉官所以受謗興訟者。無非此米招之也。某嘗詢求取土米之法。深有可嘆者。惟其名不正。故脅持者率從輕取。善良者類以重償。惟其數不定。故攬子以重償之格鴆諸民。以輕取之術要諸上。大概官與攬子共

其利而受害者數邑之百姓而已。豈可循之而不改哉。閣下出守千里。爲天子撫摩百姓。未及下車。首以衙札禁戢納苗加耗爲念。眞得宣布之義。某偶奔走田間。竊聞一二。嘗鬱鬱以無從宣吐爲恨。今乃得具陳之。然能見其害而不能見其利。未必不啓或者之笑。夫土米之耗。某固知本州所恃以爲公使者也。然支移之歸袁州。不過數年間耳。方其未有支移也。公使乃以何者充之。儉則貧而有餘。侈則富而不足。此天下之常理也。不能撙節而每患不能充羨。某恐殘民害物之事。將不勝繼矣。蠲除之令。企踵以俟。

論支移倉水腳錢書

某昨日蒙台諭。以支移倉減去土米。致發綱水腳錢不足。某一時倉卒。不知所對。歸而思之。照得本州苗計一十萬有奇。不論折苗正苗。皆輸水腳。而上供不及其半。以一倍水腳之錢。自可起發綱運。兼支移苗三萬八千。每石又有水腳錢。曾何取給于土米。土米自是羨餘之物。水腳自是合納之錢。水腳錢不知起于何時。而土米乃創之近歲。若以爲起綱必藉土米。則不知未有土米以前。果以何錢起綱耶。只緣去歲失催諸縣水腳錢。綱運不能發。因就便以土米借支。今遂以爲口實。反以爲減免土米之過。則非矣。此事某本不當辯。蓋一默默。則前日敗壞州郡之譖。果若可信。不免具析。因依申稟。伏乞台察。

論解彥祥敗茶寇之功書

某此月十五日。得陳丞書。傳台旨。問解彥祥萍鄉破茶寇始末。某時亦効職軍前。頗知其事。是年八月二十六日。賊自安福由良子坑過萍鄉。卜于大安之龍王祠。不得卜。遂以其衆潛于東岡之周氏家。二十九

日解彥祥令四兵偵探。遇寇漁于周氏之塘。二人爲寇所殺。二人脫走歸報。乃管界巡檢馬熙所轄也。解知寇處。因以馬熙之兵爲鄉導。親提其衆卽東岡與賊陣于周氏之門前田中。田皆淤泥。僅有徑闊尺餘。寇據田上。我兵弓弩竝發。一寇長而髯者。奮身前格。彥祥一箭中之。寇墜淤泥中。兵因刎其首。已而又斃一寇。無唇者。賊氣遂索。我兵大振。自巳戰至申酉。凡獲十二級。賊稍稍引卻。日昏乃遁。馬熙襲之。賊自赤竹山復入安福高峯寺。解以其衆自萍鄉之樓下。越宜春仰山。復過安福討賊。賊已從永新迤邐南奔向興國矣。方賊去萍鄉時。某以憲檄捕寇于安福之白雲寺。去高峯二十里。某至自雲時。寇新退。詢之主人。皆云。賊留高峯三日。被創者四五十人。疲不能起者。往往自斃之而行。小山有土豪彭道。以辛憲命往捕。因大搜高峯山中。得數屍木葉下。皆被重創而死。人始知茶寇蚁于萍鄉。亦不細也。此賊自起湖南。與官軍接屢矣。官軍可數者僅有三四勝。其大者摧鋒敗之嶺南而勢始衰。解彥祥卻之萍鄉而力始困。然摧鋒之功。人人皆知之。而彥祥之功。必待辨而後明者。萍鄉數級之得易。能困賊。曾不知此一戰之後。賊所以不能復振者。乃彥祥力也。今彥祥非惟不得賞。且因是鐫官自効。賞罰如此。後萬一有警。何以使人乎。頃萍鄉黃主簿人傑嘗條其事上之辛漕。辛漕報云。已申朝廷。未知今日施行果繇此否。或別有知之者。爲訟其功耶。某所聞亦其大略。先生廣加物色。儻得其實。爲彥祥直之。不使此輩尙懷不滿之意于淸明公大之朝。不勝幸甚。

小貼子先生如物色彥祥破賊之功。不當止于袁州向來備申諸司之文。卽以爲實。蓋接戰之地。止知

彥祥所獲數級。袁州所申。亦不越是。若僅得數級。豈足論功。先生試訪之高峯左右。知賊困蚁之狀。乃知彥祥之功。不可掩也。器成以火。火徹乃凝。矢發以弦。弦弛乃中。天下事固然。不可不察也。解彥祥事。先生若得其實。止能上之朝廷。其施行與否。先生固不得專。但管界巡檢馬熙。及管界司兵級。皆當時爲鄉導受敵者也。始袁州牒巡尉禦賊時。備列功賞云。能敗賊者。本官當如何受賞。兵級當如何受賞。及至事已。一切不問。如其他不受敵去處。蓋不必言。若管界官卒。豈可負而不賞哉。此先生所可專者也。故併以申稟。

論弭盜書

某聞古者不求治盜而求弭盜。夫盜非不可治也。盜可治而不可弭。猶無益也。世之人固有嚴法禁。峻刑罰。窮盜以治之者矣。而盜每甚于未治之日。是豈人樂于犯法哉。循循默默者。皆可銷爭。錚錚佼佼者。適以召敵。概之人情皆然。而況于盜乎。方荼寇盛時。風聲氣燄。固足以號召奸猾。而猖獗數月。淩藉數縣。卒少附之者。此無他。偶當豐稔之時。無民飢寒之累。好生之念。重于犯法。其勢固然也。然則人之所以犯法者。其果情乎。故某以爲有盜而治之。不如未有盜而弭之。今秋雨潦不時。沿流之田。皆不秀實。視之雖若小故。而思之不無過憂。蓋今日百姓。大率窘匱。小有不繼。恆心易亡。或恐奸猾誘之于前。飢寒迫之于後。則某恐不能長享安靜之福如今日也。某欲望台慈。行下沿江州縣。將被水去處。多方存撫。縱未能過爲補助。亦可以少緩催科。使之稍有暇日。可爲後圖。愚民無以動搖。則盜賊之慮。或可少置。

論州府公庭治囚失體書

廳前繩弔罪人。昔嘗効愚悃。未蒙垂聽。夫奸猾之人。不可不以法治之。然爲此者。則有有司焉。有司雖未得人。然亦不可兼有司之事而治之也。且大官大府。一入其間。當使之有雍容閒雅氣象。今左右囚繫。有似囿圄。非所以示觀瞻也。況君子之爲國。有不可以徒法行者。是固不當察哉。恭惟閣下自下車以來。行且及期。紀綱整飭。百廢具舉。固已光掩前哲。治越諸郡。而振作之氣。猶不少衰。誠以在下之人。習慣爲慢。發必懲創。猶敢冒法。然某妄謂民之誠心。潰散已久。一旦束之以法。未必盡能收斂。先生盡以哀矜之心用之乎。且試反而求之身。愈點檢則病愈多。求之我者如此。則求之人者可知矣。此忠恕之道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夫所謂寬者。非欲其放縱弛廢。蓋欲其不瑣瑣于其間也。朦瞽之言。幾于狂矣。罪當斥責。不勝惶懼。

論火備書

竊聞使州時有火警。大治水備。先生處之。固必有法。然頃時見先生令家蓄水。備雖甚整。然罌釜之器。所積幾何。其器之口。止可容一小桶。取一小桶之餘。必以他器取之。桶不能及也。如此則緩急雖千罌何益。況倉卒取水。人豈復顧蓄水之器。一家被火。千家毀罌。瑣瑣細民。徒有所費。此所擾大而所益細。以某觀之。不必行也。如先生所治清水池。判官廳池。古義井。乃大有益。今倉前尙有靈泉池。州前尙有南園池。可治之。南門泡沙河。亦當差官相其取水之路順否。其餘無水處。多置大桶。罌忿不如桶。如此乃善。仍有一法。向

來某亦嘗捄火苦于無水。遂以東門外所轄百姓。部爲隊伍。其中有木行兩人。則告示一家要袋子一條一家備棒頭兩箇。以備折屋有匠人。則告示家要鋸一張。斧一張。捄火之急不可緩。使隊長各備梯一張。麻搭一箇。隅長備扛水桶一對。灑水雜物之類。凡前項備物者。皆不預取水之數。其餘則專一取水。都官置取水竹牌子數百枚。當捄火之時。水一桶至。則與牌子一枚。明日來納。凡無牌子者。卽是未嘗取水。擇其隊下取水最少之人。治一隊長。其餘無牌子者。竝寫名字作籌。十取一人決之。盡行遣則難。有牌子多者賞之。不獨賞行伍。且賞隊長。如此則隊長專一督人之取水。而人之取水者亦自力矣。某雖未嘗試之。亦疑其便也。某謂當以城中百姓分隸三都監。河北隸之都巡。東西門外廂隸之尉司。如有火。且使兩處捄。不滅。復差兩處捄。如前者不能滅。後者能滅。則治其不能滅者。賞其能滅者。此賞罰止謂自家捄火之人。不謂百姓。蓋百姓自有取水賞罰矣。如此則火爲易滅。亦免緩急中淆雜別生事端。不審是否。

論狂僧惑衆書

赤腳狂僧。頗欲眩俗。久擬申稟。乞押入仰山度夏。偶未及之。聞以二十一日大合齋。併及有位者。如此則惑滋甚矣。先生職主教化。正俗驅妄。蓋不一事。此必有以處之。區區之言。不能自已。伏乞台照。

止堂集卷十二

書

上丞相論劉侍御不當補外書

某等不材。誤蒙朝廷。寘之學校。惟以程士之文藝進否爲課。舍是則爲越思出位。然嘗自念。鄭小國也。猶許士議政于學。況今時方清明。而乃甘心自安于小國之士之下。非某等志也。某等伏見近日殿中侍御史劉光祖。改貳卿寺。朝路籍籍。皆以爲因論吳端之故。有志之士。無不憤惋。夫吳端本一使令之賤。而除帶御器械。前例未必無之。在朝廷亦未爲大失。而臺臣一再論列。遽以他辭遷改。此則不可。祖宗盛時。但聞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直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近倖之私寵。主上嗣守歷服之初。而有此舉措。甚可惜也。閣下入輔初政。言聽計行。而未能回主上茲舉。亦甚可惜也。某等竊嘗私自揣度。主上本無寵任近倖之意。而忽進端。亦本無厭薄臺諫之意。而遽疎光祖。事適相激。遂至于此。視所輕重而處之。使下舍閣平。將誰望耶。自端之除。臺諫交論。臺臣之去。諸公竝爭。竊知閣下開陳之間。忠懇備至。然既聽復變。欲回竟止。從違之機。間不容髮。譬如拏舟急流。萬一稍緩。即隨波疾逝。將不可止。閣下雖極造膝之陳。人誰知之。使人皆知矣。而天意未回。閣下之責。猶未塞也。某前日亦嘗冒昧奏論此事。投進兩日。未聞報下。自顧狂妄。豈足以感動天之聰明。然區區愚衷。不能自已。輒敢復具此仰叩。黃閣惟閣下實重圖之。孔子曰。所

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夫所謂止者。蓋指行止之義而言也。若曰。君有過則諫。君不聽則已。豈聖人意哉。某受知門下最深。故敢發此戇言。伏乞鑒照。

上丞相論瀘南建康易帥書

某惶恐。輒有狂僭之言。冒關鈞聽。某昨日竊聞建康。瀘南。易帥。聞之道塗。皆有異說。建瀘兩帥。均爲得人。似無可議。然究其所以易者。則云因一軍帥逢原爾。未知果否。若果爾。則人不得不駭矣。此人近招軍士之謗。朝廷縱之不行。人已籍籍。今又因而易一連帥。回朝廷已行之命。專易置連帥之權。人謂大丞相亦未必有此力也。以大丞相所未必能爲。而一軍帥能之。自此伸縮進退。朝廷能制其死命乎。設使明以此事白之朝廷。朝廷有此舉措。猶尚可言。今私請而密移之。聞大丞相亦嘗繳此詔命。卒不得請。若然。大丞相之力不足與敵明矣。此憂尤有不可以言語盡者。大丞相詎可不早慮深念而制其漸乎。大丞相雖欲朝夕去此人。而其氣燄日長。後不可制。繼此者推其所自來。大丞相其能免人之責耶。人雖不責。我其聽之而自安耶。若張帥之除。朝廷必謂其前日能收繫叛卒萬一倉卒。必有以處此。不知前日無此然後可。既有前日之事。則瀘卒固已疑之。而尚可爲乎。聞郭帥至彼。專務姑息。既稔其惡。彼復見張帥之來。必謂姑息者復去。而欲誅我者方至。此憂恐未艾也。伏冀大丞相再留意此一二事。外間議論紛然。某恐未有人直詞以告丞相者。故敢數冒昧而言。

上丞相論胡安福嘉年納祿乞與差遣書

某竊見從政郎前安福縣令胡太常以儒學世家負性剛直莅官有守屬意愛民前在安福不及兩月而百姓至今去思不已蓋其不畏強禦足以立善良能馭胥吏足以伸冤濫紀綱嚴整官府安靜安福雖號敗闕去處逋負數多自本官之來亦能辦集錢物應副州郡但爲奸人所譖州郡不察以數十年之積逋而責之于兩月之間走吏循習追擾無禮胡令不平其慢投劾去官州郡無以留之因羅織其罪以申朝廷近聞朝廷已下本路監司劾實得吉州所申胡令之事皆以謬妄未聞處分施行緣胡令乃文定公之孫郎中諱寧字仲和之子偉然自立克紹其家伏自陳乞休致之後不復仕宦可惜盛年退老田野儻蒙朝廷爲之辨明其事復與一等差遣令賢者之後不至絕祿于清時縣令之氣或可少伸于百里實天下之幸

小貼子某嘗蒙鈞旨問及茲事歸又問新喻王丞得體究事跡乃敢申稟王體究官也其言無有不實伏乞少留鈞念特垂究問委曲施行某非昵比同官相公試于廬陵物色即知此令之可嘉也伏乞鈞照

上丞相論盧傳姜特立召命書

某本月初一日忽見小報姜特立召起行在某始聞之未敢以爲然也既而物色則其報已四馳矣退驚且疑以爲有耶則相公得君方專豈遽至此以爲無耶則以近事驗之亦未敢必也至次日乃知不然然有不可不慮者試爲相公陳之當此報之傳也某密察之人情特善類以爲慮耳其他泛泛不問者固亦

不少聞之而喜者。不知幾人。然要非碌碌在下位者也。相公觀此聲勢。抑嘗動心否乎。某前歲至都下。相公斥逐特立無幾日。一時仕路寖清。朝綱頓肅。某以爲或可以有爲。自此若聖德日以光明。政事日以振舉。人心日以向正。則小人亦當屏息退聽。豈敢復萌進用之心哉。廟堂緣一時既逐此人。諸事每畏其激。或少有過舉。未免放過。而不知今日放過一件。明日放過一件。日往月來。積習成慣。遂致無可奈何。嘗以今日比之去歲。氣象有甚不侔者。以君心論。則勇于退不肖。似不及矣。以人物論。則自外來者。頗不能當去者之賢。以政事論。則去歲可揉而止者。今或縱而行之不忌也。其于善事。譬如登山。一步蹙于一步。其于不善。如履汚泥。一步深于一步。某亦知相公彌縫救正之力。備極其至。然要未能反非爲是。轉邪爲正。所以聊慰人心者。不過百步五十步之間耳。如此浸尋不已。某蓋未保其往也。何也。不正之于本。而救之于末。自應爾也。故某疑此人之必復。蓋不在于前日妄報之傳矣。某觀今日朝廷之上。無有一人當關。萬夫不敢前之勢。故或萬一有礙理之事。相公之力。適不足回。則正如從高決墜。不見其難。豈不甚可慮乎。而相公不思所以圖之耶。前日之報。雖云不實。然不知果何自而出。殆必有爲之者矣。然則相公肘腋之下。豈非有其人之黨羽在乎。某謂此報不當視爲尋常而不問。要當親質之上前。如本無此。則窮所自來。取其撰造者。寘之于法。不特以示趨嚮于外。隄防機密之地。亦當如是也。然後徐思所以陳善閉邪。進賢退不肖。以堅定天下之大勢。不然。某恐此人將有時而復。此報亦有時而信。殆不遠矣。區區之心。不獨爲相公慮。蓋爲天下慮。向者獻書光範。已嘗白發其端。偶有所聞。不敢隱默。惟相公幸赦其愚。

上丞相論鐵幣事宜書

某比竊聞鐵幣之議。措置漸就穩貼。但昨日忽聞議者援明道詔書。欲寬挑揀。此雖有故實。然聽監司帥守行之可也。若出于朝廷則不可。天下之變。如長江大河。孰能逆料其所決之處。今日若下此令。不特拂前日施行之旨。後日恐亦難應矣。要知此事。朝廷知其變更之大節目可也。若有司所以推行之術。一一總關于上。他日或能使朝廷負不直之名于下。不可知也。區區愚見如此。未必可採。以嘗聞鈞誨。偶思及之。不敢不稟。伏乞鈞照。

代臨江軍乞減上供留補支用書

照得本軍所管三縣苗米。總計一十二萬五千五百四十三石有零。歲撥上供一十一萬五百四十三石六斗四升。止有一萬五千石。留州支用。而逃亡倚閣。猶在其間。本軍每月合支官兵等米計二千九百餘石。每歲計三萬四千八百餘石。而閏月不預此數。以其所入。較其所出。常欠米二萬九千餘石。而又本軍每歲上供至鎮江建康池州交卸所用水腳糜費等錢。數目浩瀚。鎮江每石至五百以上。建康四百以上。池州三百以上。且通以一石四百爲率。歲合用錢四萬四千餘貫。而百姓輸苗。每石止納水腳錢二百。僅得錢二萬四千餘貫。尚欠錢二萬餘貫。若以米計。又須得一萬五千石。始克辦此。是本軍歲必額外取米四萬四千餘石。方可支吾。夫輸于上者。不可得而減。受于下者。或可得而增。加耗日多。勢自宜爾。某照得昨來臣僚嘗以贛袁上供米少。而留州數多。臨江筠州上供米多。而留州數少。以爲江西科撥不均之病。

某嘗竊究之。蓋臨江。筠州。皆受袁州支移苗。昔者漕司科撥之時。必是以袁之有餘。補兩郡之不足。或以兩郡皆有支移耗賸。故盡撥本郡之米上供。今日筠州支移自若。而臨江支移撥還袁州。已十餘年矣。所以本軍獨受困置之病。不獨官司不足。又致橫斂于民。其爲害卒未有已日也。某觀江西科撥上供之數。以各州所受苗分數推之。贛州。南安。袁州。取之最輕。固不敢援以爲例。只如隆興。建昌。撫州。江州。止是取及七分以上。吉州亦止八分以上。惟筠與臨江。取及九分以上。而筠州則有支移補助。本軍支移。今不復得矣。儻得如隆興等處體例。更科留一分。與本軍相添支用。或可少寬。如是朝廷以有礙戶部支遣。難以揩留。卽本軍起發之米。只就池州交卸。卻撥他州起發米數少者。赴建康。鎭江。則水腳之費。亦可少損。庶幾裁減耗賸。以蘇凋羸。惠至渥也。某竊惟國家無事之日。政當休養民力。以防不測。今茲內外暇豫。而百姓已自貧悴無聊。豈可不少加念乎。某假守茲郡。儻竭力求濟。亦可苟且歲月。以望終更。然區區之心。不忍如此。是以具析控陳。儻蒙興念遠方。將某所陳。擇其可者。特與敷奏施行。不勝幸甚。

上趙樞密論辭免除拜書

昨者西府之命。自朝廷達之閭巷。莫不交手稱慶。某亦以慰平昔所仰望。不勝其喜。一旦有士友相勉以義。勸先生力辭此命。以全祖宗二十年典故者。某嘗見先生。亦略及之。及見汪察院數人文字論列。某又嘗勸亟出城以伸大臣去就之禮。及聞主上必欲柄用先生。爲移御史。乃慨然有感于中。因與士友相評議先生所以合去合就者。始知今日去雖不可。而留亦甚難也。蓋本朝御史。若以言宰執而罷。則宰執亦

少留者。惟張芸叟論文潞公。一時臺諫皆去。而公獨留。人不以爲是也。范忠宣再相。楊畏嘗論之。言卒不行。一日呂汲公擬畏爲諫議大夫。忠宣以爲不可。汲公曰。畏曾論公。必有嫌。忠宣曰。初不知也。于是三上章求去。竟不得請。是時畏不去。忠宣亦留。然忠宣之留。有不得已。蓋哲宗之初親政。大臣中最注意忠宣。有密薦人材者。輒以質之忠宣。蓋欲藉一簣障江河之力。庶幾于國有補焉耳。今日御史若去。先生獨留。先生亦當自度。今日果能有所建立。以報主上破典故黜御史而用先生之意乎。抑明知不可以有爲。而苟以順適上意。姑留而姑爲之已也。若姑留而姑爲之。則非忠宣之心矣。使先生自此十事。無一不中人意。人猶不以御史之言爲非也。萬一九中而一謬。則人必以今日不用御史之言爲恨矣。先生雖欲不任天下之責。其可哉。主上眷屬先生之意。可謂不薄。上之用人。純以誠實。虛文苛禮。一切埽去。可謂三王之舉。然禮文之間。亦有不可廢者。蓋君臣相與之情。亦因是而見。而天下之人爲之起敬起慢。率嘗在此。前日先生三請去而不報。先生固不以爲虛事也。上未有詔而先生俯然就之。先生固亮上心無他也。然某以是一節推之。未敢必先生異日果能無言之不行也。則所以答上今日破典故退御史之意。將何以哉。竊聞先生昨日楊前奉祠侍讀之請。亦足以爲國之重。士友聞之。無不以爲然者。願卒請之。已嘗託劉次玉致此意。今日聞扈駕方歸。度必不可干謁。縷縷布此。極其愚瞽。竊幸台照。

上趙樞密論免過宮指揮書

某今日忽聞昨晚降不過宮指揮。甚異于前。此何意也。此事主上不可以自專。而直云更不施行。則是過

宮自我罷之矣。豈不重累聖德。萬口籍籍。皆云此相公不格陳源之命之效也。責有歸矣。相公身爲大臣。又是宗卿。若避嫌而不言。誰當言者。聖賢無避嫌之舉。君父無可避之嫌。但顧在我誠不誠如何耳。避嫌乃是占便宜之異名。非大臣所當爲也。相公今日若直諫忤上。固是死路。若不諫而俟禍亂之作。亦是死路。但諫尙可回。猶是死路中生路也。萬一禍亂作。決死不復生矣。與其死于禍亂。孰若死于諫諍爲分明矣。人嘗云。相公不受知院之命而居知院之位爲糊塗。某嘗解之曰。苟得此身在廟堂。爲國家分明得大事。則此身雖糊塗無憾焉。今大事又復不分明。如此其何以塞人言哉。上破祖宗之制。用相公爲執政。政爲今日今日若更放過。何以報主上。何以謝祖宗。何以厭前日言者之口。前輩云。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富貴一失。尙或復來。名節一虧。終身不復。不知此事不向前。惜此身更待何事。此時不向前。惜此身更待何時也。相公事先大夫。備極孝敬。士大夫能傳誦之。相公能以處身。反不以此處君父乎。孟子曰。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願相公勉之。

上趙樞密論過宮等事書

某昨日僭越。輒具手札。自知必忤鈞嚴。蓋忠憤所激。忘其爲忤也。伏拜鈞翰之賜。不以加譴。不勝感激。竊聞今日宰執開陳。上意頗悔。若然。不如因眞情之動。隨而開導之。自來日以往。或有朝殿之日。更不必及他事。止以此請。比聞聖體違和。得之道塗者未可知。但數日前在太乙宮作醮。今日又聞遣人入山。皆有所祈。莫若呼其徒詰其所請事。意必可知聖體何如。因據此以奏。自無嫌也。此事大臣皆當問。不必以東

西府爲嫌。此豈避嫌時耶。伏乞鈞照。

上丞相論駕幸玉津園宜恭請三宮書

某適聞御史臺告報初三日車駕幸玉津園。臣子獲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自當欣欣然有喜色。何敢復有竊議。但某心竊有疑于此。是日以爲恭請三宮耶。則不見報恭請節次。若不恭請耶。則車駕獨幸玉津。恐于主上奉親之義有闕也。某省記壽皇聖帝之事高宗也。每歲必恭請出郊。聖父聖子。鑾輿後先。都人擁觀。以爲盛事。今年聚景之幸。稍愆其期。人已疑之。今遽近舍聚景而遠幸玉津。不奉三宮而獨出晏遊。此果何意也。夏諺曰。一遊一豫。爲諸侯度。是舉果可爲度于天下乎。大丞相身爲宰輔。相主上六年。其他勳業。固不敢望。豈有處主上親父子之間。而乃使之暌阻如此。茲不曰大丞相之責乎。是日三宮若不同出。大丞相寧有顏扈從耶。某謂此旨一出。大丞相自當親作一奏。劇論繳回。今遽下之。使人得竊議聖德。已爲失職。又不力諫。使上終成此失。某恐大丞相自此無以辭天下之責矣。某現圖論奏。恐未必得達。謹先具此以稟。切望大丞相委曲開陳。若得少緩數日。勸暌車駕先過宮恭請。然後鑾輿順動。使至和感召。稟爲霈澤。以慰中外之望。不勝幸甚。

乞補外後上丞相書

某區區進退之跡。仰荷大丞相特賜垂允。前日推曉。非不詳盡。但某熟思之。某之義豈敢上比大丞相。某今既出郊。自難復入。且大丞相所以睠睠于某不令其去者。不過以爲尚可受役耳。然某既退復進。稍愆

于義。卽嘗議叢集。寧復能有所爲耶。自此亦恐爲繞指柔矣。且他人有一路之績。一州之勞。尙不忍棄之。而況有一世之績者乎。一旦使舍之而去。其于國家利害輕重大小何如哉。蓋此地不比其他官守。一人去可使一人繼之。繼之者或不得其人。又可擇一人易之。教導之事易。一人卽須別起一番頭緒。其所起頭緒雖是猶恐有齟齬之憂。況不是乎。朝廷必待知其不是而又改絃易轍。則所失已多矣。士大夫教子弟。可以推也。士大夫得一師教其子。漸見有成。尙不肯以小故棄絕之。況國家乎。某知閤下亦必憂此。數日開陳。想重鈞念。若得委曲調護。使嘉邸不失講學之助。而朝廷數年任人功夫。不爲徒設。可以全大丞相秉政最著之功。不勝幸甚。

江陵陳請畫一事件別上丞相書

某比以到官。嘗專具劄仰謝鈞造。不敢喋喋。懼瀆威尊。某視事兩月。依託崇庇。每思自竭。仰副使令。今有合陳請事件。已別具奏。併列公狀。具申尙書省。外須至畫一開申下項。一本府地當邊面。控阨吳蜀。兵財單寡。緩急無恃。今乞歲分民兵教閱。以作士氣。撥還備邊錢物。以實邊儲。所有利害。具見公狀。伏望鈞慈早賜敷奏施行。某照得備邊庫錢。累政皆嘗奏請。未見行下。雖知朝廷亦自匱乏。然邊境之備。豈可不豫。緣荊州去朝廷甚遠。若俟緩急陳乞。必致乏興。蓋屯戍之地。府庫枵然。設有調發。廩給不繼。變故之生。瞬息頃耳。況今日朝廷應副州郡。不過會子度牒二種。而此二種。必須無事之時。始可換易。設若緩急方始給降。決難支用。切乞鈞念。一本府爲郡。俸薄物貴。非願仕者所樂趨。故同官開最難得人。某近乞辟蔣礪

充本府僉判。聞已特差安撫司。准備差遣易祓。但祓已除國正。某又欲辟修職郎路芾充填上件闕次。其人識慮深遠。可與謀事。已具奏聞。欲望鈞慈。特與開陳。許從所請。某精力既衰。疾病間作。政藉同官相與協力。伏乞鈞照。右謹開具在前。欲望相公開陳之際。特賜委曲。若得盡從所乞。不勝一路之幸。干冒鈞嚴。不寒而栗。

小貼子。某照得易祓一闕。累政係差選人。若徑自朝廷差下亦可。但恐鈞意或有所疑。某契勘得蔣礪。在部改官。年已六十。不應作縣。若某所辟本府判僉不成。只得乞從朝廷差蔣礪充填。易祓窠闕。亦爲幸甚。

江陵上丞相乞與祠祿書

某一介無庸。謬當圖寄。自顧緜薄。本不當來。實以威命所臨。不敢辭避。區區到此。亦欲少效微力。以償知遇。比故數有奏請。諒蒙體察此心。知非苟且避事。求以免過者也。無何弱植涉秋以來。不勝寒涼。去年氣疾。乃復發動。今結作一塊。流注左脇之下。凡出入動息。必相引注。不下不散。每下必衰。竊恐自此遂爲沈痼。緣此閒醫者。皆不習人之病。而鄉里之醫。又憚遠不肯來。若寖不癒。必妨職業。竊見荆南地望雄重。控阨吳蜀。包絡江湖。向冬政是彈壓盜賊。防護邊境之時。而某以一病夫臨之。恐招輕侮。或致生事。某已具劄子。陳乞祠祿。冀得少休。尋醫問藥。去此沈痼。儻蒙鈞慈。特賜開陳。俾遂此請。別選賢帥。以鎮此方。不勝萬幸。

上丞相論淮東縱容行使鐵錢書

某輒有狂愚。仰瀆鈞聽。昨日忽聞行遣淮東縱容行使私鐵錢帥臣監司。公論甚慊。但惜乎不少需北使出境而後發。蓋淮東監司帥臣。既有此行遣。反顧帑中私錢。其懼當益甚。或者若盡以朝廷所降錢會。先易其帑中所私。而後及百姓。則去安寧之期。尚未可保也。況劉漳結怨于淮如此。今茲能免。恐未易離彼。更告鈞慮。思所以圖之。毋使北使未出境。而或有擾擾。恐損國體。某區區守職如此。盡出造化。獨念無所補報。時出瞽言。自知仰瀆尊威。不勝惶悚俟命之至。